



821481

論語古注集箋卷五

國朝  
潘維城學  
吳

子罕第九

釋文凡三十一  
章皇三十章

陳鱣曰唐棣合前  
章當作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呼早反

子罕

也言史記

子罕詩大叔于田傳希

引作與是則言猶與也皇疏謂與言語許與之也弟子記孔子為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

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

不成一名而已

集解論語後錄曰達者巷黨名巷黨於巷黨是也入孟康謂即項橐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康蓋據此橐淮

釋達盛碑作后橐新序雜事篇齊閭邱邱曰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以項橐為秦人此當由甘羅嘗言之故以為秦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人項橐也論語偶記曰史記孔子世家稱達巷童子童子而不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四書考異以為為不本正典不足信然漢人相傳如此當必有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一

南子說林訓作託維城案脩務訓論衡實知篇同隸釋逢盛碑作后橐新序雜事篇齊閭邱邱曰秦項橐

七歲為聖人師以項橐為秦人此當由甘羅嘗言之故以為秦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人項橐也論語偶記曰史記孔子世家稱達

巷童子童子而不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四書考異以為為不本正典不足信然漢人相傳如此當必有

據子問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

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

藝之卑也

集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注鄭曰績麻三十升

以為冕

詩葛覃正義

純讀為緇

詩都人正義

黑緇也

釋文也純順倫反鄭

作側基反也麻冕書願命正義引鄭注云三十升布

下引此也孫星衍疏云布言升者所以辨精麤

也鄭注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為升則三十升凡二千

四百縷布之至細者矣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輒倍

於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白虎通佛冕篇云

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皮為之者女功

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

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陳奐詩葛覃疏云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皆玄冕者

五冕皆玄衣而冕也朱裏延紐者冕以版為之裏謂

版下延謂覆版之帛紐謂武上之笄結三者皆朱自

讀者誤以皆元冕朱裏連文正義遂有玄衣纁裏之

說此非也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注言纁麻三十升布

以為冕即是純也蓋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麻

衣朝服也古冕弁通稱不得據為冕延之制延亦織

成之組為之是絲而非麻也純讀為縹者論語後錄

云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縹字也古縹以

才為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為縹古文縹字或作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子罕

二

糸旁才此鄭破純為縹之例麻冕冕也縹縹布冠也

縹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溷冠為冕又冠無名純

者陳鱣又據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

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縹字二糸旁屯是純字但書

文相亂雖是縹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

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縹即論語今也純儉及此純服

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

又按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鄭不

同許也維城按鄭許不同者許偁論語古文鄭讀或  
從今文耳儀禮士冠禮疏云古縹紵二字並行若據  
布為色者則為縹字據帛為色者則為紵字但縹布  
之縹多在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則多誤為純以此為  
其一然說文糸部無紵字祇云縹帛黑色也則縹亦  
何必不指帛者故鄭讀為縹不讀為紵而猶恐其溷  
於縹布之縹故又云黑縹也說文云縹帛也經讀考  
異曰近讀今也純句儉句與下文今拜乎上句泰也  
句相對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眾以純  
儉字連讀吾從眾論鐵論邊章文學曰明者因時

而變知者隨世而制下引孔子曰麻冕云拜下禮也

云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注王曰臣之與君行

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

下禮之恭也集箋禮經釋例曰臣與君行禮皆拜於

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賸爵為賓

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

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

未成然又賓賸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

酌賸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觀禮執圭

行觀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至侯氏降階東北

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

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

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

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賸爵為賓舉旅行酬公立

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

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賸

觚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三

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於堂上也論語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蓋舉以例其餘非謂拜下升成拜僅此二事也長洲褚寅亮拜下解曰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及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燕禮君使宰夫為主人以行獻酬酢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為主人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職禮正拜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焉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致升成拜明既醉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賸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賸爵于公奠

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餽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於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而已驪駒止段歸

禮以辨疑存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緩故拜乎也蓋行禮最盛時則若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也不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下

及拜而遂升拜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

堂上兩番拜之禮井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

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為泰也固宜又曰惟路寢及

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外朝俱

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

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二說皆根據儀禮四書

釋地又續亦據儀禮注疏為說無此詳盡鑑止水齋

集云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冪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明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強非燕與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邪疏引覲禮公食禮為說則升成拜禮所應爾何以為泰乎

**子絕四母意**

釋文母意上音無下同

釋文爾雅序錄云先儒多為億

必之說段玉裁謂諸家作億必維城案億於**母必母**力反釋文以為非則即或作億仍讀為意也

**固毋我箋**子必儀禮士昏禮疏引作無必既夕疏君言也鄉射禮疏亦云孔子云無必無固無我二疏皆以為孔子言毋三疏並作無論語後錄云不億不信

**論語注疏**

**卷五**

子罕

五

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毋我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為夫子御

至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

**匡人以兵圍之**

集解○釋文嘗暴如字本或作曾才

偽反又

**鄭曰微服而去**

檀弓正義論語後錄亥為夫子于

十月自衛適陳過匡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

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維城案匡簡子出家語不

足信郡國志長垣有匡城注孔子因此四書釋地左

傳僖十五年會狄于匡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注據山東通志謂匡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五里

鳳皇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僖公十三年次于  
 匡即此非子畏於匡之匡也毛奇齡據左傳定六年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謂是時虎實  
 帥師令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刻  
 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  
 以匡為鄭地於情事為近畏匡在定十三年距虎暴  
 匡纔六年耳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  
 者是也顏尅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其名祇有顏高字  
 子驕王肅偽家語遂云顏刻字子驕隱相傳會王應  
 麟謂顏尅即顏高左傳所稱顏高之弓六鈞者論語  
 古義亦謂即顏高而不以為左傳之顏高云顏黃門  
 家訓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闕者爾  
 則高非子驕明矣經史問答又據左傳謂高斃陽州  
 在定八年何以十四年尙能御孔子過匡此顯然可  
 知為二人者又史記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  
 衛然後得去則無論武子仕衛在魯僖文之世相去  
 已百餘年甯氏之滅在襄二十七年亦將五十年是

使從者為臣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箋** 穀梁哀  
 說傳聞誤也

傳疏引作文王既沒其為文之道不實在吾身乎論  
 語述何曰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禮樂制度損益三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代亦文王之法也

**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

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  
 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 集解

文將喪息浪反下及注同 箋 論語後錄曰書湯誓夏  
 得與音預當傳直專反 箋 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

日其如台西伯伐黎今王其如台如台史記皆作奈  
 何奈何言奈我何也爾雅台我也如之言奈台之言

我書曰如台論語  
 日加予其義一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鄭曰大

宰是吳大宰嚭也釋文大音太下引箋大宰為吳大

七年會節十二年會橐臬並使子貢與吳大宰嚭語為證論語稽求篇又據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

于鄆子貢與吳大宰嚭語一證是當為吳大宰嚭說苑善說篇亦云子貢見吳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

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

其材焉云云又史記孔子世家吳客問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

吳人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為聖者大宰亦猶是也四書釋地以為屬吳不若屬陳檀弓吳侵陳陳大宰嚭

使于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

之怒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為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為問說亦可從經學厄言又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七

據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謂即因此經而

說之小異者當為宋大宰然於經無徵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釋文天縱已論衡知實篇引此云將者且也不言

孔子從知天命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

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也當子貢答

大宰時殆三十四之時也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固

天縱之莫盛於聖以之字絕句經史問答取其說謂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又多能則本未

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潛研堂答問則云釋詁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

將之將並訓為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論語述何曰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而已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多能周公夫子二聖而已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

當多能也集解○釋文吾論語述何曰君子多乎少詩照反下同箋哉不多也言多能非聖

人所貴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

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集解○釋

文牢力刀反鄭云弟子子牢也家語有琴牢箋當即

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多伎其絢反箋當即

莊子則陽篇所云長梧封人問子牢者非琴張也左

昭二十年傳琴張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

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

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為琴張即

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為子張即顓孫師服

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

時四知未有子張經義述聞曰賈鄭說固無徵王

肅家語亦不足信琴張見孟子盡心篇莊子大宗師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八

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鄭注以牢為子牢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為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杜氏左傳注司馬彪莊子注並為家語所誤試說文云用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注鄭曰兩端末也釋文空空如字

音空我叩音口發動也箋空空讀書叢錄云上篇性

兩端如字下引鄭云箋性而不信為巧故也高誘注空

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高誘注空

空慤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空亦慤也皆與慤性字通用兩端論語後錄云端即端物初生之題也物之銳者謂之端亦謂之末叩其兩端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歟論語埃質曰叩作叩兩端作兩端竭作竭云叩扣也讀如公羊吾為子叩隱

之謂兩端始末也渴盡也言我於問者必謂發事之  
兩端而渴吾所知以告之明无隱也論語補疏曰兩  
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  
來問必有所疑惟其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  
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  
其意使知所向焉維城案鄭中庸注兩端過與不及  
也義亦可參

###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釋文不出如字舊尺遂反矣夫音符

史記孔子世家作子曰河不出圖維不出書吾已矣夫書皋陶謨鳳皇來儀左傳少皞之禮器河出馬圖

至易繫辭傳河出圖之見於經者漢書五行志劉歆曰此鳳鳥至河出圖之見於經者漢書五行志劉歆曰

為慮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論衡正說篇亦云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

又云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山野疑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

### 論語皇集箋

### 卷五

### 子罕

### 九

王得河圖周人疑曰辨曰周易則河圖之出非止伏

義時矣鹽鐵論論儒章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

調馴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下引此文云故

輶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論衡問孔

儒引此文云夫子自傷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

鳳皇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

故曰吾已矣夫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

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

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維城案後說近是

周語周之興也鷩鷩鳴于岐山注云三君云鷩鷩鸞

鳳之別名也墨子非攻篇云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

頭來賓河出錄圖是周盛時鳳鳥嘗至河嘗出圖矣

夫子此言蓋歎周衰而巳不見用也論語後錄云墨

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

侯叛據此則夫子此歎蓋為諸侯叛周而發也論語

述何曰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

將沒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為來哉又曰

吾道窮矣義雖不同亦可為周衰已不見用之證惟

四書考異據王嘉拾遺記論語素王受命識謂孔子時嘗有此瑞恐不足信

#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冕冠也大

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集解鄭曰魯讀弁為纁今從古

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齊衰衰

云魯讀云云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箋之緝者

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緝也賈疏緝則今人謂之為

纁也鄭康成謂凡服上曰齊下曰裳禮記闕傳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蓋輕於斬衰者冕衣裳周禮司服云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是

則冕始於卿大夫之立冕故包以為大夫之服也論

語古義曰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纁而前旒所以蔽明

也說文曰冕或作纁从糸李善曰纁古冕字今論語

作冕蓋從魯論又說文弁作兗兗與冕字相似包以

冕為冠或兗字之誤陳鱣則云包從魯作冕即纁字

鄭從古作兗即弁字也維城案鄭從古作弁據司服

## 論語古注集箋

### 卷五

#### 子罕

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紉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  
意者其弁經乎弁之與紉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誓說文云目但有眈也盲目無牟子書堯  
典誓子史記五帝本紀作盲則誓卽盲也

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

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集少史記引作童子論

而後羸年少而衾衣常者當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  
也言少則成人可知言必作則坐可知蓋與鄉黨篇

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句法一  
例刑疏意增坐字解之泥矣

顏淵喟然歎曰釋文喟然上苦箋喟說文云大息也从  
位反又苦恠反箋口胃聲費喟或从噴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釋文鑽之  
子官反

箋仰說文云舉也高崇也鑽所以穿也堅剛也論衡  
恢國篇引此文云此言顏淵積累歲月見道彌深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十一

也瞻臨視也彌虔翻繫辭注大也苟爽注終也鑽鑽  
嚴發碑鐫堅仰高鑽作鐫疑當時論語有此異文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釋文循注鄭曰恂恂恭順貌後  
音巡

書趙壹箋陳鱣曰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與集解異爲  
傳注箋鄭可知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

引並與鄭同蓋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也論語後錄  
云恂與循同說文解字誘卽羨或又作誦淮南子書

云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齊光高誘注誘美稱也  
維城案詩野有死麕傳誘道也儀禮大射禮注誘猶

致也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宗恂恂善導當亦用此文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注鄭曰卓爾絕望之辭釋文欲罷罷皮買反又皮巴反  
又音皮卓爾陟角反下引鄭

云箋罷說文云遣有鼻也段注引申之爲止也依也  
下引論語此文以證止林之義是也卓說文云

高也經義述聞曰儀禮觀禮匹馬卓上解曰卓之言  
超也絕也獨也廣雅超絕也李善西都賦注超躒猶  
超絕也匡謬正俗曰趙遠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也  
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  
說文璋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璋卓古  
亦同聲皆獨貌也維城案據此則卓爾者形容夫子  
之道之超然特立故鄭以為絕望之辭也揚子法言  
學行篇顏苦孔之卓指此又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有云遠邇之思遠邇錢宮詹謂即卓爾也論語述何  
日如而也卓讀灼見之灼義別未由也已史記孔子  
世家引作蔑繇論語後錄謂左傳公及邾儀父  
盟于蔑公羊傳蔑作昧昧字从未是未與蔑通

子疾病

注包曰疾甚曰病也

集解鄭曰謂疾益困也

左桓五年

傳正義益困稱箋說文病疾加也論語後錄曰呂覽管仲有疾  
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七

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

集解論衡感類篇病

問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

天乎

釋文病悶如字行詐側嫁反

箋詐說文云欺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

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甯甯也二

三子門人也就使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弟子之手

乎

集解無甯甯也猶詩生解箋民傳云不甯甯也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

子在我甯當憂棄於道路乎集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

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買甯賣

之邪集解鄭曰韞裏也匱匱也釋文韞紆粉反馬云云鄭云匱本又作積徒

木反馬云云鄭同善買音嫁箋說文無韞字後漢

音古而沽音姑賣也匱求位反箋逸民傳注引作韞

積說文亦無韞字虞翻易繫辭注韞藏也周易述云

韞緇古今字維城案說文韞緇也則韞亦借字韞說

文作韞云積也方言韞包也包裏義同說文勺裏也

匱說文云匱也積亦訓匱季氏篇龜玉毀於積中作

積不作匱是匱積古通故逸民傳注引此作積求善

買而沽諸秋檉雜記謂周禮司市以買民禁偽而除

詐注賣民胥師買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實詐儀禮

聘禮買人西面坐啓積取圭注買人在官知物價者

下文出授買人注買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

經買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韓子買諸買人既成買矣此沽玉必經買人之證劉

文淇曰謹案段玉裁說文注云買者凡買賣之稱也

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買諸今論

論語中注集箋

卷五

子罕

三

語作沽者取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出買者之

所得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入禱韵古無是也其

說屨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聶

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奠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

賈賤恆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買師買

人在賈所賈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

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為買人正與

釋文一音合維城案成賈之賈釋文音嫁本或作價

善賈亦猶是也文選顏延年直東宮詩注范蔚宗逸

民傳論注後漢書逸民傳注並引作價故釋文並存

兩音沽漢石經作賈玉篇引作及說文秦以市買多

得為及說文以沽為水名則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

沽乃借字當以及字為正

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街賣之辭也我居而待

賈者也集解○釋文沽之音姑不街沽漢石經亦作

街古縣字一音玄遍反箋買羣經音辨鄭

音故賣釋文無音吳氏遺著謂此非沽買字說文衛  
重文作衞貝部賣衞也从貝畜聲畜古文陸讀若育  
與从土从買訓出貨之賣不同賈白虎通商賈篇  
引作價後漢書張衡傳逸民傳文選琴賦等注同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  
釋文九

種章勇反箋夷說文云从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  
馬云云

也楚辭九章云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王  
逸注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僻遠之域猶

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白虎通  
禮樂篇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方為九夷東所以九

何蓋來通者九九之為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  
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一說曰夷者傳夷無禮

義東方者少陽  
易化故取名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集箋樸學齋札記云羅泌國名

論語注集箋 卷五 子罕 西

紀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云鳳出東方  
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  
劍好讓不爭是以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四書  
考異論語蒧質並據山海經謂九夷為君子所居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

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

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  
集箋周禮大師注詩

曰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王子正之耳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

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  
吾自衛反魯云云范甯穀梁傳序曰就大師而正雅

頌疏大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大師掌詩樂故仲尼  
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

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維城案雅頌得所正  
詩也樂正則詩無不正矣經史問答云正詩乃正樂

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雅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嘽釋之條理是也育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育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名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器者如大武之樂據冷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

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闕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狸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

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若溷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石林葉氏謂吳札觀樂以遺風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謀合之以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謀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此蓋本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大雅是失次之尤者此蓋本劉所則毛傳絲衣云繹賓尸也而高子所最精若須之失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弟是皆頌之失所



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實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論語發微曰投壺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爲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既定如儀禮諸篇所載以頌爲金奏升歌笙入闕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爲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閒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爲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

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集解○釋文不爲酒困馬云云論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去

語後錄云應讀如勉而爲瘠之勉困說文云故廬也而馬訓亂者卽鄉黨篇惟酒無量不及亂之義何有於我哉論語述何曰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鄭曰逝往也言

凡往者如川之流也集解○釋文斯夫音符下箋子

川上四書釋地謂相傳泗水發源處今之林泉寺在泗水縣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徹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謂泗水孟子徐子章章指引論語此文子作仲尼斯下無夫字文選郭璞遊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注同夫趙岐孟子注云歎辭也舍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注引作捨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呼箋禮記坊振反下同箋記注疾

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而過之孔子醜之故發此歎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

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

而中道止者吾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

遂故不與也集解○釋文一簣求位反土籠也土籠魯東反而丁仲反又如字鄭曰

簣盛土籠也書旅爨簣無簣子漢書王莽傳成在一

贗似用此文論語埃質據此謂今論語贗字去口而

上加竹大非維城案說文贗與也不訓土籠則贗亦

借字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贗草器古文作與象形蓋草作之所以盛土者也義較近籠說文云舉土器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

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

欲進而與之也集解○釋文雖荀子坐宥篇孔子覆芳服反注同

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似即本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釋文語之魚據反不

惰說文作惰云不敬也情惰或省自惰古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馬曰孔

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集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箋苗說

艸生於田者何休莊七年公羊傳注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秀說文避光武帝諱闕其義其釋采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穗采或从禾惠聲羣經補義云禾成穗俗謂之出穡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不出穡而後堅好也爾雅釋艸謂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莢苗異於是那疏以此章為痛惜顏淵而發四書考異云此與上章未有通合之本章首別無謂顏淵字邢氏說恐由臆測然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爾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皆以此為惜顏子那疏本此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釋文焉知後生於虔反

儀禮有司徹注云年少也新序雜事篇引此文焉作安無也字論語述何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惜後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十六

亦不足畏也已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二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

善聞則不聞矣即此意也法言修身篇引曾子語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為貴注馬曰異恭也謂恭異敬謹之言也聞

之無不說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

集解鄭曰繹陳

釋文法語之魚據反異首遙無說音悅注

箋異語論

也及下同繹之音亦馬云尋繹也鄭云云錄云當作彛卦之彛易紱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

彛彛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易以兌次彛即彛與言而說之之義歟於易彛為隨風兌為麗澤入而說中孚之象也故夫子云然繹陳釋

詰文詩毛傳鄭箋同後錄云方言自出而東謂說而改曰擇擇訓為改比鄭義為近擇俗字繹正字

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說釋郭璞方

憚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經讀考異云舊讀多從一句攷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別為句已止也言止於斯而

不可復挽也不日如之何章同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違則勿憚改釋文毋友音

反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釋文奪帥注鄭

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後漢李陳龐

箋孫武子軍爭篇三軍可奪帥將軍可奪心帥當作

匹說文云四丈也淮南天文訓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九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

鄭曰緼絮也釋文衣弊於既反下同本今作敝緼紆

依字當作緼說文云袍下引作弊與釋文本同緼

也與音餘說文云紼也袍說文云繡也絮釋文

作泉誤陳鱣從類聚所引正之論語補疏曰玉藻續

為繡緼為袍鄭注衣有著之稱續今之新綿緼今之

續及舊絮疏云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案爾雅繡即袍

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

無木棉著皆以絮為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如古

說釋郭璞方

言注引作悅

釋文毋友音

無勿憚徒曰

釋文奪帥

色類反

後漢李陳龐

陳橋傳論注

帥當作

數五以五乘

中人之度也

紼

本同

絮

繡

今之

綿

亂者

如古

疏云說文澗从水固聲讀若狐獅之獅重文  
作湖獅从舟聲而讀同澗澗音同貉者也  
不忤不

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忤害之詩也  
集解○釋文不  
忤之政反馬云

害也書云很也韋昭漢書  
音義音泊不臧作耶反  
陳奐疏韓詩外傳云傳

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  
求福者為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

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兩引詩不忤不求何  
用不臧韓亦詁忤為害馬融注論語子罕篇忤害也

不疾害不貪求言有德行者如此也鄭箋云不疾害  
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箋義微異論語述

何曰恥不若富貴強者則有忤害之心弱者則有求  
慕之心故不能修身也經學巨言曰不忤不求兩節

當別為一章言子路常誦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二言  
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子罕 三

小故語之曰不忤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  
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徹繹袍相

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為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聞  
譽自足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

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柄鑿不可通也注疏  
本子罕篇三十三章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

自為章故三十三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  
陸所見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忤不求以下矣 子路終

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尙復

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  
集解○釋文論語述  
尙復扶又反箋何曰是

道也兩句與子貢言無諂  
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釋文後彫丁條箋莊

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  
蔡之隘於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松

子罕 三

說文云木也柏榦也爾雅釋木作榦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也

集解○釋文知者音智

仁者不

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

淮南子汜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以適道未可以

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件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高誘法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後漢周章傳亦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論語後錄曰易繫辭曰彛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經者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子罕

三

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憂濟民之急行矣虞翻上易注奏云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荀爽謂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又易家人上九象反身之謂也虞注謂三動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漸上九其羽可用為儀吉虞注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為鳥故其羽可用為儀吉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周易虞氏略例曰交當其位經也爻不正而變之正亦經也變正為不正則權矣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即易所謂反身也易繫辭傳巽以行權周易述云巽德之制故以制義巽稱而隱鄭注月令云稱錘曰權故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以行權  
釋文唐棣大計反空  
箋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林大內反偏音篇  
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此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

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唐棣爾雅釋木詩何彼穠矣傳並云棣也晨風傳又云棣唐棣也據爾雅釋木詩常棣采薇篇傳棣乃常棣非唐棣也陳旻疏轉據晨風傳而引皇疏云唐棣棣也玉篇糖棣也證移為棣之誤又以說文移棠棣也謂棠當作常經義述聞又據藝文類聚木部引三家詩夫移之華斷為常棣而非唐棣蓋因其下有芎不焯焯句也維城案說文云移棠棣也棣字即次其下云白棣也不云唐棣而云白棣郭璞爾雅常棣棣也今關西有棣樹則惟常棣可單稱棣而說文棣棠棣也之即為唐棣明甚棠果當為常則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論語此文何以並作棠蓋棠唐古同聲通用故或作唐或作棠也詩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者非亦可為移為唐棣之一證晨風傳以棣為唐棣或繫傳寫之訛故與何彼穠

矣傳自相矛盾至三家詩以常棣為夫移則當為傳詩者之不同蓋三家詩今文也毛詩古文也古今文師傳各異或毛詩之常棣三家詩作棠棣故以為夫移亦未可知非必其以常棣為夫移也慈谿姜宸英湛園札記乃謂唐棣一種棠棣常棣其為一種段氏說文注又以唐棣常棣并為一種古無是說皆非也惟樓霞郝懿行爾雅義疏謂牟願相為余言唐棣花白即今小桃白也其樹高六七尺華葉俱似常棣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多夫移者差為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云江東多夫移者差為近之第說文以棣為白棣故有以華赤為唐棣花白為棣者然說文不言華則或指皮色言之詩疏引郭璞注今白移也似白楊與郝氏說合偏說文云頗也此偏其反而同義經傳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詞云而者句絕之辭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文未之音味或作未者非未釋文以作未者為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箋非惠棟校謂與檀弓

末之卜也。句法同。經讀考異云：近讀未之思也。句絕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皆是則釋文當以後一讀為是。論語述何云：夫字以思為未思，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也。

### 鄉黨第十 釋文凡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鄭曰：恂恂恭順

貌。後漢文苑傳注：王曰：恂恂溫恭貌也。荀又音旬。溫恭之貌。

###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孔子於鄉黨左昭七年傳云：孟僖子曰：孔子六

代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聖人謂商湯也。視也。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

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正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正不知儒

服，鄭注：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

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孔子以魯

與宋為鄉，則居魯為鄉。黨居宋亦為鄉。黨矣。史記：孔

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鄉黨圖考曰：陬邑者

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鄉，左傳作邾，後或作鄒。一統志：一故鄒城在鄒縣界內，非鄒國之鄉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為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鄉長徒曲阜，仍號闕里也。圖考又云：諸侯五十里內為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魯昌平鄉。



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恂恂如也孔子世家潛夫論交際篇引並作恂恂無如也字索隱云有本作遂遠讀書叢錄曰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遂遠朝廷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脩碑其於鄉黨遂遠如也史記李將軍傳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注恂恂恭順貌義與恭慎近其在宗廟

**朝廷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言辨貌雖辨而謹

敬也集解○釋文朝直遙反篇內不出者同箋左桓

二年傳正義引白虎通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

祖之尊貌也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

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據此魯當五廟公羊傳穀梁傳禮記明堂位並以周

公之廟為大廟所謂大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

子仕定公時為宣成襄昭也魯公廟公羊春秋謂之

世室左氏穀梁春秋謂之大室皆不謂之廟至明堂

位始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註

謂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則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魯

公即伯禽為魯始封之君其廟自當不祧而武公之

廟則春秋書立武宮與煬宮桓宮僖宮一例何嘗有

不毀之廟者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朝廷周禮大宗

伯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內朝士注周天子諸侯皆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五

見儀禮商附錄或謂王制云大夫三廟魯語卿以下

治官職于外朝治家事於內朝則夫子亦自有家廟

私朝何必其在君者而夫子之謹敬尤在君之宗廟

朝廷也便便史記作辯辯論語後錄曰古便與辯通

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便章大傳作辯聲相同互通鄭注與史

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秩便辯聲相同互通鄭注與史

記合維城案爾雅釋訓亦云便便辯也詩采芣篇平  
平左右傳亦云平平辯治也平平當即便便之異文  
故釋文引韓詩作便便皆可為訓辯之證潛夫論交  
際篇引作閭閻言唯謹也閭閻與便便形聲均不相  
近疑涉下文閭閻而誤爾

釋傳釋詞云猶而已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釋文侃侃苦旦箋下大夫上

釋故云周禮大宰疏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

下二大夫一小司徒一小宰司空下二大夫一小司

空一小司寇司馬之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卿與大

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則卿為上大夫其大夫

皆為下大夫魯之上大夫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

孟孫為司空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

子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為

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則亦上

大夫孔子時為叔還也下大夫則孔子而外當為四

人臧氏世為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

論語古注集覽

卷五

鄉黨

重

皆為大夫與夫子同列者也維城案左定十年傳費人  
子相公會夾谷使茲無還揖對齊人十一年傳費人  
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  
云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親駛記疑與茲無還皆魯下  
大夫夫子皆嘗與言者但非在朝耳侃侃說文川部  
侃剛直也从侃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書夜論語  
曰子路侃侃如也維城案此當是引先進篇子貢侃  
侃如也涉上文子路而誤漢時與閭閻連文者多作  
衍衍後漢書袁安傳閭閻衍衍漢碑唐扶頌衍衍閭  
閭論語無作衍衍者疑衍衍為侃侃之借字閭閻說  
文云和說而諍也漢書萬石君傳僮僕訴訴如也師  
古曰訴讀與閭閻

君在者君視朝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

貌也集解○釋文踧踖上子六反下子亦箋踧說文

易也。踏，長脛行也。跟，踏廣雅云：敬畏也。論語後錄曰：跟，踏與下與同。義詩授几有緝御傳以緝御為跟。踏之容雖敬而舒謂之跟。踏，歟。跟，讀若跟。跟，周道。跟，讀若篙。大夫石踏與與說文解字：跟，趣步。跟，也。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倩，慎，慎，蘇林曰：慎，慎，行步安舒也。慎，慎，應即此與與字。說文解字又有趣字。云：安行據此則慎，趙並訓行步而漢書有慎，慎字與與當為慎，慎之省。文詩楚茨箋與與蕃廡貌，非此義。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解集

○釋文：使擯，必刃反。本。○說文：訶也。擯，說文云：又作儻，亦作賓，皆同。○儀禮：導也。從人，賓聲。擯，儻，或從手，則擯為儻之或體。故釋文云：本又作儻，其實儻為正字。論語後錄曰：作儻是也。書賓于四門，鄭注：賓讀為賓，舜為上儻以迎諸侯。讀賓為儻，故釋文云：亦作賓，皆同也。君召使擯者，聘禮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鄭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五

魯為侯國，當用四人。夫子為大夫，當為承擯也。羣經補義曰：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為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為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為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大國尚侈靡，不能如禮制也。又曰：史記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如國之事也。當時魯政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是有賓客來重召，所以禮特使為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皆上擯事也。上擯當季孫為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色勃如也。

釋文勃如**筮**說文云排也下不引此文而於筮下

步忽反**筮**云鼻也从艸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筮

如也又艸色怒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艸如也知勃

為學艸之借字說文兩引之者論語後錄謂許君說

古文論語或以古今文有異並載之歟維城案孟子

萬章篇王勃然變乎色趙岐注謂王聞孟子言而慍

怒驚懼故勃然變色又公孫丑篇曾西艸然不悅注

謂慍怒驚懼與使擯義不相應**足躩如也**注包曰盤

然則勃如者其變色之通稱歟**足躩如也**注包曰盤

**辟貌也**集解○釋文躩如驅碧反盤辟貌**筮**躩說文

躩如也从足夔聲不言其義盤旋辟之言辟易維

稱盤還曰辟即盤辟是盤之言盤旋辟之言辟易維

城案鄭曲禮注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盤與

蹙相對蓋猶大學篇心廣體胖之胖鄭注胖猶大也

說文秃部有躩字云大步也从秃夔聲疑與躩義相

近說文走部字多與足部相通秃部躩足頓也从秃

眞聲讀若顛足部躩跋也从足眞聲是趨躩可通也

秃部躩喪辟躩从秃甬聲足部躩跳也从足甬聲今

經典躩躩之躩皆作躩是趨躩亦可通也皆**揖所與**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毛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

右人右其手一俯一仰故衣前後則檐如也

赤占反一**筮**揖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揖所與立論

俛音免**筮**語釋故曰此交擯也主君在大門內中

庭賓在大門外擯者出請事傳命于賓賓對反傳至

主謂之一辭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謂之再辭主人

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三辭三辭皆傳命出

入三辭既竟乃傳命逆賓公逆賓于大門內上擯納

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

賓執玉擯者入告辭至三辭此時又當傳命時孔子

向在承擯中揖所與立也既三辭納賓賓入門左介

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立擯皆入門右負東塾北面

立惟上擯進相君君升堂上擯退立于中庭孔子攝

為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為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賓

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即夾谷之會攝上相時

之禘說文云衣蔽前論語後錄曰爾雅曰衣蔽前謂

蔽邾為禘謂衣前後蔽如禘也趨進翼如也箋趨說

走也禮記少儀注步張足曰趨趨進羣經補義云謂

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

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使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

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

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

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

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

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

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論語釋故曰凡趨有二法一曰

徐趨君之徐趨按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

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玉藻曰君與

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土中武徐趨皆用是又曰圈豚

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躡躡如也

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

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又曰端行頤

雷如矢奔行刻刻起履此趨進是疾趨也翼說文作

趨云趨進趨如也从辵翼聲翼當為借

字論語後錄云趨讀燕人強秦言救

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願矣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也

外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舉賓出大夫送于外門

大門內再拜賓不願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

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初來揖讓而退不願告公公乃還也

論語注疏亦引聘禮經注釋之足徵鄉黨一篇與禮

經相表裏非泛稱譽聖人也論語駢枝曰此節為

為擯之禮舊說或以為朝或以為聘各據一篇殊為

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為朝者蓋

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之  
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  
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為擯來  
朝之諸侯子獨以為擯聘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  
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  
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  
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  
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  
為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為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  
辭之說蓋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  
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  
事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九六反躬躬公門洪頤  
室答問云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五門之外先後鄭  
何以不同曰朝士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臬門二  
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所以不  
從者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臬門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无

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  
天子臬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擅弓曰魯莊  
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  
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問  
近人又謂天子諸侯皆三門何也曰戴東原說天子  
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臬門  
有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  
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臬門應門也臬門天  
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  
諸侯之中門然證以經文大雅迺立臬門中門有仇  
迺立應門應門將太王殷之諸侯本有庫雉路三  
門至是增立臬門應門也明堂位庫門天子臬門雉  
非謂其止此臬門應門也明堂位庫門天子臬門雉  
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門兼天子之臬門魯之雉門  
兼天子之應門其實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三  
門天子與諸侯同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  
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  
雅闈者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闈為基基上起屋

曰臺門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  
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  
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  
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  
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  
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  
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兩宰  
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  
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忘也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  
也其上縣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  
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  
家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一作夷雉字古文作  
梯茅闕門即雉闕門之譌問路門何以知其與廟門  
同制路門之容有幾曰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  
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三寸三丈三尺言不容者  
是兩門乃容之則此半之丈六尺五寸以燕禮證之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三

路門門堂之制當與廟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其  
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其容數也路門為路寢  
正門故謂之寢門檀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  
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鄭注大寢路  
寢也又謂之虎門師氏居虎門之左鄭注虎門路寢  
門也畫虎焉以昭勇猛又謂之畢門顧命二人雀弁  
立于畢門之內闔人鄭司農注路門一曰畢門賈疏  
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也問天子諸侯皆三  
朝其外朝所在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  
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朝  
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  
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  
石達窮民焉鄭注外朝在庫門之外外朝之內小司  
寇鄭注又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沿內鄭為  
農一曰臬門二曰雉門之譌其實皆一朝也外朝為  
司寇斷獄弊訟之朝槁人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鄭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王制正以獄成告  
 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朝也鄭注正周禮鄉帥  
 之屬辨其聽訟異其死刑之罪職聽于朝司寇聽之  
 朝王之外朝也孔疏此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大司  
 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東矢于朝然後聽之其所謂朝皆  
 民獄入鈞金三百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其所謂朝皆  
 是庫門外之朝問諸侯外朝在庫門外其說亦有徵  
 否曰聘禮交擯在大門外太行人言交擯其朝位賓  
 主之閒九十步所謂朝者即是外朝聘禮又云至于  
 朝主人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鄭注賓至外  
 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賈疏外門即諸侯之外朝  
 故下云以樞造朝亦謂大門外為外朝此皆諸侯外  
 朝在庫門外之證是則諸侯庫雉路三門皆公門此  
 言入公門惟外朝不與焉故有以公門為庫門者論  
 語矣質曰公門庫門也自外來入必先庫門是也有  
 以雉門為公門者羣經識小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  
 路也諸侯無皋應二門其庫門即郭門也路門以內  
 即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

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有以公門為路門者論語後  
 錄曰此言路寢朝具古內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  
 寢廷左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  
 寢亦有堂鄭注月令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  
 階堂階也三說並通釋地三續以庫門內為外朝又  
 以升堂為治朝皆非也戴震天子諸侯三朝三門考  
 曰天子有皋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陳奐詩  
 疏據鄭司農周禮闈人朝士注王有五門一曰皋門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  
 舉門廣援經傳以證天子之有庫雉而諸侯之有皋  
 應未及也維城案書大傳云諸侯之宮三門內曰朝  
 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  
 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則諸侯當有庫  
 應而無皋雉而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  
 天子應門此記皆言魯制則魯所謂庫雉者其即他  
 國之皋應而如天子皋應之制歟其以制如天子皋  
 應故獨謂之庫雉以避嫌歟其以皋門內為內朝則  
 猶以庫門內為外朝誤甚論語駢枝以入公門為即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鄉黨

三

聘禮之入門案公君也本國之臣謂君門為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鄰國之臣來聘執圭而入廟門不得謂之入公門徧考書傳亦無謂廟門為公門者公蓋衍字也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經義迷闡取之云包注謂下文過位過君之空位也鄭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皆承公曰為義則已衍公字矣鞠躬如也虛文昭龍城札記曰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為曲身何必言如秦廣雅劬躬謹敬也曹憲劬音邱六反劬音邱弓反儀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曹氏之音與鄭註合是鞠躬當讀為鞠躬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為身今劬躬二字廣雅皆譌寫賴有曹氏音猶可攷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澹辨誤尚皆作鞠躬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字張云爾雅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踧踏之謂乎鞠窮踧踏皆雙聲正相類說文惟劬字訓曲育不云劬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踧踏也推窮也養也告

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躬躬如畏然徐廣音為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近也論語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堂鞠躬豈非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讀書勝錄拜經日記大略相同而此較詳論語古訓吾亦廬稿又引三蒼劬躬敬畏貌為證羣經義證引魯世家注劬見三蒼音窮或論語本作躬轉脫作躬維城案包氏攝齊升堂節注鞠躬者敬慎之中是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釋文闕于逼反  
箋立不中門也謂雉門也雉門有闕一音況逼反  
箋立不中門子於是也立以俟之不中門者立于闕東闕外不當

中央豎短木謂之闕門以向堂為中東為闕右西為闕左為闕中由闕右主由闕右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

門由闈右也又曰聘賓公事自闈西賓禮也私事自闈東自比於臣也此中謂闈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稍偏近闈故玉藻賓入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所從也疏云稍東近闈由此可見出入者並不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者辟尊者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人故中門爲虛位非也此章言朝儀以下文過位觀之則此門當爲庫雉立者夫子從大夫後待三卿至乃從入耳闈說文云門榜也下引論語此文古文闈作闈曲禮不踐闈注闈門限也孔疏踐履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儀禮士相見禮疏引鄭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云立行不當棖闈之中央

**注包曰過君之空位也**

集解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

**君揖之位**

禮記曲禮羣經補義曰人君每日視朝在禮正義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

**論帝注集**

**卷五**

鄉黨

**重**

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於路寢不視內朝者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謂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蹀躞如也朝者之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蹀躞如也己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車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階羣臣之位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得入異姓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待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升降故聘禮使者受命

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此主包義金榜書古文論語後曰曲禮曰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注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階階南鄉爾鄉是也鄭氏釋鄉黨過位為卿大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沒階復位文義相屬論語後錄曰凡朝者必於廷位在廷左右爾雅曰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又曲禮下卿位注云云

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並從鄭義其言似不足

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釋文攝齊音齊

末皆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禮攝酒注攝猶整也既醉朋友攸攝正義攝者收斂之言史記

論語釋故曰三朝惟路寢有堂爵七命堂高七尺階

七等凡入內朝之禮當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

論語古注彙

卷五

鄉黨

雷

卿大夫入門右北面而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卿西面北邇大夫大夫皆少進君升然後命之升其升則西階也此正朝也若燕見于君則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亦或命坐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燕見在路寢堂也此章之義亦得包之禮記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拾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蹀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階法也息說文云喘也喘疾息也維城案喘从口當為氣之从口出者息从自說文云自鼻也當為氣之从鼻出者說文歛臥息也鼻干聲歛臥息也从鼻隶聲蓋人之臥也其息以鼻故臥息之字皆从鼻說文有吸無呼然禮疏引玉藻云氣容屏氣似不息蓋謂若相見禮疏引玉藻云氣容肅鄭注云似不息也士相見禮疏引玉藻云氣容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

出降一等遲

顏色怡怡如也

釋文 怡怡如也

反怡怡以之反

井

降說文云下也

也見子

沒階趨進翼如也

釋文 沒階趨進翼如也

作沒階趨進翼如也

一本

釋禮經

路篇

聘禮記注引論語作

陸說不可從

復其位

其位

其位

也

說文

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

故復其位

論語

釋故

曰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

故出必復門右北面之位

侯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

進而不位也

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而君故又曰

進而不位也

之所在耳

陳壽祺左海經辨曰鄉黨記入公門訖復

其位

謂將聘圖事之禮也

公門據已國過位謂路門內

臣之朝位

曰下卿位

鄭注卿位與君圖事於堂也

何以明之

曲禮

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

故論語

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

色勃如也

注過位

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

法文爾雅

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從人立

鄭據古訓釋過位之

位

之

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東上公降立阼階東而南

射

嚮揖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而南

始就庭位

是路門內有此位也

觀曲禮下位升堂

君出過位

猶敬而況臣乎

鄭注謀事者必因路

其位

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

士東面

鄭注

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

宰問

江永鄉黨圖考

君臣謀密州

未

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

遠近

則圖事

命使當在路

君臣謀密州

未

外正

朝士相見禮

凡燕見于君

則臣見

正北面君若或

得則

正朝士相見禮

凡燕見于君

則臣見

正北面君若或

疑

君鄭注

君南面

則臣見

正北面君若或

疑

君鄭注

君南面

則臣見

正北面君若或

疑

君鄭注

君南面

則臣見

正北面君若或

疑

君鄭注

君南面

則臣見

正北面君若或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五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五

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  
 此謂特見無方階辨君所西鄭注升見升堂見于君  
 在堂升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  
 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  
 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  
 孔子與君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  
 聘禮注文有稱鄉黨者約鄭論語鄉黨注云者約鄭  
 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  
 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  
 禮又曰遂命使者復其位之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  
 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  
 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  
 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降堂向時揖處至  
 君前趨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  
 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為將聘圖事故  
 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詁所  
 謂孔氏聘禮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引孔子之升

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  
 子於享禮為證王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其文亦與  
 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為即行聘時事  
 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賓入廟門而廟事  
 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  
 專位惟私覲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其事次執圭升  
 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  
 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溷而一之學者守鄭論  
 語本注為宗可也論語發微曰鄭康成注過位謂入  
 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本此法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  
 並承君召使擯來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北面西  
 賓承君召使擯來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北面西  
 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門上擯進相君按此  
 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論語公揖入門每曲揖鄭注  
 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門每曲揖鄭注  
 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曲而鄭  
 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不履  
 闕大夫中帳與闈之闕士介拂帳賓入不中門不履

闕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之內。聘禮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立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當公入立中庭。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向虛。而擯者出入其闕。即論語於此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等。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

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楯。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奠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闕。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聚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於擯也。後之說。論語者謂記孔子常朝之事。或下掘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舉足。如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為賓出聘事。按賓升堂趨進一事。亦實所無。以為記聘亦不得實。鄭注聘禮。

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為旁證非竟以論語為孔子為賓之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為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

者敬慎之至也集解○釋文不勝音升羣經補義為君于偽反使所更反曰人臣所

執之圭謂之琢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

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

而執也論語後錄亦云大夫聘執瑑圭考凡四器者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瑑圭考凡四器者

惟其所實以聘可也是瑑圭減命圭一寸煖挂命圭

纁三采三就瑑圭二采一就命圭以朝瑑圭以聘

者皆君之圭也故包以為執持君之圭如不勝聘禮

記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也禮記曲禮曰凡

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鄭注重慎之也主上如揖下如

君也克勝也正義即引論語此文為證

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

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

舉前曳踵行也集解魯讀下為趨今從古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注

同下如魯讀云云踏踏色六反箋上如揖下如授者

授玉一本作受玉曳踵章勇反箋禮記曲禮云執天

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此執

圭上下之節如揖者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聞皆有授時執圭亦如之耳論語後錄曰此言上而  
 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為趨古而加通賈人啟積取圭  
 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西楹  
 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  
 記上介執圭如重按賓賓入門自升堂讓將授志趨  
 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于階所謂  
 上有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此解魯論  
 為長鄭君用古文而不從魯論恐未是姑又案賓自  
 執圭將事由闕右入門至致命止三揖三讓禮無煩  
 重古禮揖可兼讓論語不言及讓是已又曲禮執天  
 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天子高  
 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度以上下為執玉高卑  
 殆未讀聘禮及記歟勃如戰色禮記玉藻色容莊注  
 引此文正義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容莊注  
 動也維城案戰說文鬪也魯論讀上文下如授之下  
 為趨即聘禮記之將授志趨而聘禮記下文謂授如  
 爭承戰爭爭鬪義並相近則以魯論意推之其即為  
 如爭承之色歟足踏踏如有循儀禮士相見禮云執

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  
 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躡踏也實疏凡趨有二種有疾  
 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舒武舉前曳踵是也  
 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脈行又與此不同者文有詳  
 略俱是徐趨也踏禮記玉藻釋文作宿說文無踏字  
 是宿為正字踏為借字又玉藻云足容重注舉欲遲  
 也踏踏如有循蓋 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  
 其所以舒遲也 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 集解○釋文享 箋 聘禮  
 既受圭賓降出擯者出請賓禘奉束帛加璧享庭實  
 入設鍼則媽賓入門左指讓如初升致命此享禮也  
 論語釋故曰用圭璧鄭氏乃概言享禮所用其實魯  
 聘諸侯享用璧琮不得用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  
 公及三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珪驛時  
 幣庭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諸侯相  
 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



琥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皆用琢玉減二寸  
然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用璧以帛享王后夫  
人皆琮以錦瑑璧琮皆六寸也聘禮記曰凡庭實皮  
馬相閒可也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注云貨謂  
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  
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幣謂束帛也受之斯  
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  
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有容色者聘禮  
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是也經學厄言曰禮與享為  
二事禮者謂主人以禮禮賓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  
乃禮既禮乃私覲私覲愉愉如也注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  
乃私覲

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集解○釋文私覲直歷反見也注同愉愉羊朱反見也賢

遍反說文無覲字論語後錄曰覲字从賣賣字从  
下同說文齒齒即睦之古文或覲即齒字歟但無可據  
證耳論語埃質作債曰說文解字云債見也从人賣  
聲陳鱣亦云當作債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入門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罕

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  
以從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幣入門左  
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馬賓降  
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再拜稽首  
降出此賓私覲禮也鄉黨圖考曰私覲之束錦乘馬  
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郊特牲云朝覲大  
夫之私覲非禮也蓋謂從君於鄰國而行私覲為非  
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  
論語釋故曰聘禮記曰私覲賓若私獻將命可知覲  
之後更有私獻而非覲聘賓之私禮矣禮經釋例曰  
覲禮享後無覲者諸侯親見於天子享時已申其敬  
無緣復有私覲也聘禮享後有覲者享是聘賓致其  
君之命至覲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賓代君行  
禮故享後別有私覲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  
夫之私覲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  
私覲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  
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覲也又  
云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

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此申言朝覲大夫私覲  
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覲也今以禮  
經證之鄭孔之說與經合愉聘禮記私覲愉焉  
注容貌和敬說文云愉薄也下引論語此文四書考  
異曰愉古字與愉通故說文解之曰薄續引此文則  
更廣異義非相承也維城案說文引論語上疑脫一  
曰顏色和也字以鄉黨此文與上文有容色一例禮  
記祭義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愉色與和氣婉容並舉  
則訓色和當為古義段注乃泥薄也一訓解為薄樂  
恐非論語駢枝云自入公門以下至此總記聘問之  
事復位以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以下  
以聘享私覲分析言之邢氏誤斷為二遂以上一節  
為趨朝之容下一節為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  
外無所為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  
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並為乖錯矣聘禮  
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  
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星

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  
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  
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為聘問之  
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  
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內接西塾之位也主  
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侯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  
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為節而色勃如足躡如事  
彌至容彌蹙蹙也有一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故曰其  
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  
次也攝齊與攝衣不同攝在收斂之言整飭之義第  
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聘享每  
訖即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為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  
出也餘互見上文入

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

褻服注鄭曰紺緇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

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緞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  
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皇疏褻衣袍禪也

詩無衣正義王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

尚不衣正服無所施集解釋文紺古暗反緞莊由

帛青色子句反緣也反考工記云五入日緞字林云

悅絹反褻服息列反箋緞字潛研堂答問論語後錄

左海經辨並据孔注一入日緞緞者三年練以緞飾

衣謂爾雅一染謂之緞槽弓練練衣黃裏緞緣孔本

古文必作緞不作緞而以此作緞者爲今文維城案

孔本果作緞則說文緞字注何以但云帛亦黃色一

染謂之緞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纁不引論語此文

邪雖說文無緞字似屬可疑然攷工記鍾氏五入爲

緞注鄭司農明引論語此文作緞鄭司農即鄭眾傳

費氏易毛詩周禮左氏春秋者其所傳皆古文則所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望

引論語亦必古文諸家皆惑於僞孔而以作緞者爲  
今文非也鄉黨圖考曰紺緞皆赤黑之閉色緞又黑  
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  
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  
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  
母沒則唯純以素紺緞不以飾蓋猶紅紫不以爲褻  
服也左海經辨曰古者衣正色裳則色故士黃裳纁  
裳襍裳可也開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  
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緞考工  
記鍾氏鄭注緞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  
巾車注雀黑多赤少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染草  
藍蒨象斗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藍大  
首蒨蒨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藍大  
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阜栗  
柞栗之屬說文柞其實阜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  
其實柞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  
柞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此木染

之證也爾雅釋草勤鼠尾郭注可以染阜漆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蘆茅蒐郭注合之蒨也可以染紫一名蒨烏階郭注可以染早菀此草染之證也攻工記鍾氏掌莫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之清而漬之周禮天官染羽以朱湛丹朮三月而織之澆而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瀑練夏纁玄秋染夏鄭注云攻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朮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朮染也禮記玉藻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衛渾良夫衷牡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孔子惡紫之奪朱以此紺緞紫類祭服之玄無緞有纓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纒淺說文無緞有纓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纒淺也讀若議从糸彙聲然則纒亦緞字也漂陽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紺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緞非纒又非青紫於盡

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是也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醜三染謂之纁攻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其義相同攻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為四入玄為六入視壯冠賈公彥二禮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緇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為緇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蓋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鄭君以紺緞色淺紅紫歟故不用為飾及褻服也維城案說文紅帛赤色紫帛青赤色合之紺帛深青揚赤色纒帛雀頭色周禮巾車注以為黑多赤少然則四者皆兼有赤色紺緞為青勝於赤紫為黑勝於赤故類於祭服之玄紅為赤白相兼是赤之淺者說文絳大赤也纒淺絳也故類於祭服之纁也褻說文云私服論語釋故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纁為繭緇為袍禪為絢帛為褶皆褻服也又所以表袍者為祿衣皆衣裳相連條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文釋之餘互見下文藝裘條



兄弟畢袷之袷言衣與裳同之故庄考古錄曰袷有數義說文立服也孟子被袷衣注畫衣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袷袷注古文袷為均此當兼均義疏所謂暑同單服是也秋槎雜記曰土冠禮兄弟畢袷注袷同也立者立衣立裳古文袷為均土昏禮士從者畢袷立注袷同也上下皆立也案此則袷給衣裳同給給也禮稱袷給二曲禮袷給不入公門以上龜筮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入朝雖暑不著絺綌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觀上非列采文義與喪大記同謂斂衣也喪大記稱斂衣曰袍必有表不禪下云絺綌紵不入正謂三者皆禪絺綌給無有不禪必以袷為禪又或以袷為立則冠昏皆為畢立矣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絺綌之服必有裏衣使絺綌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立端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絺綌皇疏本作必表而出無之字謂古人裘葛之上若在無別加衣若出行按賓客皆加上衣當暑袷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四書考異曰依皇說末句應無

之字且如是說則袷亦喪服而所緇衣羔裘素衣麕裘猶禡衣與上下所記尤成類

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

詩羔羊正義 周官司裘疏引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 儀禮既夕記疏引云諸侯視朝之服 禮記玉藻正義引云 素衣麕裘諸侯視

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禡

朝之服其臣則青豸袞絞衣為禡

禮疏並引 狐裘取溫裕而已

視朔之服 狐裘取溫裕而已

也羣經補義曰虞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傳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

麕故裘外必有禡衣羔說文云羊子也素白緇縮也麕鹿子也麕後麕也古未聞以後麕皮為為裘者則

麋爲正字麋爲借字然魚語云獸長麋虞韋昭注鹿  
子曰麋是麋古通用麋黃說文云地之色也狐狝獸  
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論語釋故  
曰緇衣緇布衣緇衣羔裘則上服朝服及立端也朝  
服者立衣素裳諸侯曰視朝君臣同服之大夫以爲  
祭服立端者立衣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  
臣夕於君及大夫視私朝之服士以爲祭服諸侯之  
駢朝服立端皆以十五升布爲之玉藻羔裘豹飾緇  
衣以裼之飾衰也凡裘君用純臣下之故衰飾異皮  
詩緇詩羔裘豹祛羔裘豹飾是也夫子之裘當是豹  
飾又曰朝服之上有爵弁服大夫則有玄冕服玉藻  
曰君子狐青裘豹衰玄衣謂玄冕服及爵弁服皆玄衣  
夫也蓋玄衣之裘玄衣謂玄冕服及爵弁服皆玄衣  
纁裳也然則夫子宜有玄綃衣狐青裘論語不言文  
不備耳又曰素衣白布衣素衣麋裘上服皮弁也皮  
弁服者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爲裳諸侯視朔君臣同  
服之馭好鞞又聘禮君臣皆皮弁服又大蜡皮弁素  
服而祭但天子諸侯皮弁服之裘狐白裼以素錦衣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一

大夫則麋裘青犴裘而裼素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注以爲上加皮弁服也又曰麋裘青犴裘  
絞衣以裼之注絞蒼黃之色疏家以爲誤也聘驪裘  
鞞鞞君臣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  
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玉藻狐裘黃衣十二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郊特牲  
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既蜡臘先祖五祀勞農以  
休息之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故郊特  
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衣黃冠故  
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  
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也詩羔羊疏云兵事韎  
韋服則用黃衣狐裘又爲兵事韎韍之裘韎韍服者  
是也則黃衣狐裘又爲兵事韎韍之裘韎韍服者則  
官謂之韎韍之跗注兵事君臣同服也黃衣狐裘必  
兼二者方備輿化任大椿弁服釋例云玉藻犬羊之  
裘不裼淮南子說山訓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  
而負籠甚可怪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

也冕弁之服皆用之者說文羔羊子也羊初生其毛  
 柔細最深煖也故為良裘淮南子齊俗訓晉文君大  
 布之衣牂羊之裘墨子兼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  
 惡衣故文公之臣牂羊之裘韋以帶綫攷廣雅牝羊  
 一歲曰特牂三歲曰牂羊至三歲則齒極長其毛麤  
 大不及羔羊矣故牂羊之裘蓋謂此也羊裘不裼而羔為  
 配玉藻所云犬羊之裘蓋謂此也羊裘不裼而羔為  
 羊子即用於於冕弁服猶鹿裘為喪服之裘而麋為  
 鹿子則用於於皮弁服也又案玉藻君子狐青裘鄭  
 注蓋玄衣之裘玄衣二字為冕弁及朝服玄端同稱  
 而皇氏獨以為玄端之裘者蓋合鄭論語注決之也  
 司裘疏引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  
 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卿大夫助祭於君玄冕也即  
 知冕服用羔裘士助祭於君爵弁也即知爵弁用羔  
 裘君臣視朝之服朝服也即知朝服用羔裘此外惟  
 玄端不見所用之裘則玉藻狐青裘注所云玄衣之  
 裘即為玄端之裘無疑矣熊氏以此注玄衣為六冕  
 及爵弁之裘然則卿大夫士助祭於君當服玄冕爵

弁即當用狐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語注又云羔  
 裘為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刺謬如  
 此故知此注玄衣專謂玄端矣熊氏誤解玉藻注玄  
 衣二字由未參攷論語注耳孔又謂六冕若皆用大  
 裘鄭注有裘之上有玄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  
 與昊天上帝同服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攷鄭司裘  
 注云大裘黑羔裘論語注謂冕爵弁朝服皆用黑羔  
 裘不嫌與大裘同者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  
 謂此也其他冕服及爵弁朝服雖亦用羔裘而於羔  
 裘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即異於天子之大  
 裘不裼矣至鄭注大裘之上加玄衣蓋僅於裘之外  
 加玄衣玄衣之內更無裼衣即玉藻所云大裘不裼  
 也與玄冕裼裘迥異而孔氏謂大裘與玄冕無殊尤  
 未深攷玉藻注玄衣二字未明著何服故熊氏意為  
 六冕及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祭於君  
 之服用羔裘則爵弁之用羔裘論語注有明文矣故  
 一以彼注為斷又孔玉藻疏謂六冕及爵弁之裘用



狐青裘而詩羔羊之草疏又謂六冕與爵弁服用  
 黑羔裘則仍從劉氏之說矣又案羔裘豹飾緇衣以  
 褊之疏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也今考諸經傳注  
 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之服無用朝服者疏謂朝服亦卿大  
 夫祭於君之服全無根據疏曰鄭注論語云君之視  
 冕服士用爵弁大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  
 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  
 也賈此疏謂卿大夫士助祭冕弁服同服羔裘最善  
 體會鄭注但羔裘必以緇衣為褊故賈儀禮疏云據  
 布為色者則為緇字據帛為色者則為絺字此云緇  
 衣羔裘即為緇布衣若卿大夫以冕弁助祭於君之服不指  
 衣而褊用緇布衣即是布裏帛矣於制未合似鄭  
 注所云緇衣羔裘亦卿大夫士助祭於君之服不指  
 衣即冕爵弁不知以帛裏布非禮也本謂中衣不謂褊  
 或為緇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麋裘之衣呂氏

春秋淫亂篇及子華子神器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  
 管子七臣七祖篇夫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緇此皆  
 以緇為帛也均不作絳衣可知絳衣亦得名緇衣然  
 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褊羔裘蓋用緇帛也  
 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衣其褊亦當  
 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視朝衣其褊亦當  
 用帛即朝服布衣其褊亦多用帛玉藻君子褊衣當  
 裘玄絹衣以褊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褊之又  
 論語素衣麋裘玄纁衣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褊之  
 裘皆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  
 素衣為褊則是上玄纁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  
 中衣不同中衣為裏衣與褊衣相近上玄纁皮弁之裘也  
 衣必不用帛也自孔穎達誤以帛裏衣不得用帛也  
 語為指裏衣遂謂上玄纁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  
 玉藻以帛裏衣遂謂上玄纁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  
 得指帛裏衣遂謂上玄纁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  
 素衣麋裘玄纁衣何謂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  
 論語素衣麋裘玄纁衣何謂皮弁之裘也玄纁皮弁之裘也

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衣也又曰越絕書吳內傳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羔裘則必緇衣諸侯相朝當皮弁麋裘而蔡昭侯被羔裘則同於在國視朝之服矣非制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中論審大臣篇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謠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鞞求之無戾云素鞞則朝服素裳也此亦朝服羔裘之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放羔裘於司裘為良裘孫叔敖以為朝服之裘正合禮制而韓非以為儉偏下則韓非子之時風俗奢靡不以羔裘為上故指為儉服也漢書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謂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然則賤羔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禮經也晏子春秋雜下篇及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康鹿之裘棧軫之

車而駕騫以朝所謂衣緇布之衣則朝服緇衣也而用麋鹿之裘不衣羔裘則降於良裘矣或以示儉非常制也麋鹿說苑又曰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其必以狐裘為黃衣狐裘者蓋黃衣狐裘祭服也鄭欲釋小序好絮衣服則服祭服以朝乃為好絮衣服也鄭欲釋小序好絮衣服遊宴不能自強於政治則變易典制輕重任心不僮在好絮衣服也立玉藻卒食立端而居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請侯立端以燕王制一命卷疏天子諸侯亦以立端燕居詩所謂逍遙乃燕居時也又攷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詩狐裘蒙戎疏及司裘疏皆以狐蒼裘為立端之裘然則此詩所云狐裘以朝為狐蒼裘也蓋緇衣羔裘視朝之正服立端狐青裘燕居之正服今檜君燕居反服朝服故詩人刺言其重所輕朝反服燕居之服故詩人以狐裘為祭服以朝不知息民之祭於祭為輕黃衣狐裘亦祭服之最重者服以視朝未足以炫盛飾也詩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疏謂庶人得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則檜君視朝欲侈盛服必不服庶人所服之裘明矣素衣麕裘皇疏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麕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則大鹿為裘也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故檀弓曰鹿裘橫長袷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弁服釋例云皇以素衣麕裘為凶荒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義蓋皮弁服有二一是白布衣素帛以為裳乃諸侯視朔之服一是衣裳皆用素帛此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現釀醢皇以素衣麕裘既名素衣則衣裳皆素與郊特牲之皮弁素服同故云凶荒之服也不知郊特牲皮弁素服謂正服也論語此節緇衣素衣黃衣皆指裘上之褐衣非指褐衣上之正服也此麕裘褐衣以素其正服仍衣白布也故鄭以為視朔之服皇氏易之非也又曰攷羔羊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麕裘聘

禮禘降立注引論語云素衣麕裘則麕裘用之聘朔皇以麕裘為凶荒之服惟較輕於大鹿之裘攷韓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然則麕裘乃最下之裘皇以為凶荒君所服之裘似亦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麕裘為上故天子以朝諸侯以朝韓子之世至以麕裘為監門之服則世風之變也皇氏固不得據後世以疑周制也又曰韓詩外傳孔子曰賜爾何如對曰素衣編冠使於兩國之間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編冠者皮弁色白編冠以象其色用皮用編有異耳編冠者衣非吉服也即司服所謂素端聘服用此不台禮制又攷素衣即素積蓋素裳亦通名素衣詩庶見素衣兮箋以素衣釋素裳韓詩外傳所謂素衣其即謂皮弁服之素裳歟黃衣狐裘弁服釋例云詩狐裘以朝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孔疏以為大蜡服皮弁息民服黃衣狐裘今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攷狐裘黃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五

黃箋及緇衣注皆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攻黃衣  
息民之服而箋云大蜡之服則直以息民為蜡矣  
多言蜡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據疏天宗公祖五祀謂之息民其祭則皮  
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亦得  
服則黃衣黃冠而注通云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亦得  
名大蜡非第如狐裘以朝疏所云連言之也論語黃  
衣狐裘皇疏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黃  
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為蜡  
蓋太鄭狐裘黃黃箋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所謂大  
蜡之服猶云息民之服耳解此則黃衣狐裘雖得並  
稱大蜡之服而與大蜡之皮弁服究未嘗混也凌廷堪  
黃衣狐裘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云云邢疏  
以緇衣為朝服素衣為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  
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為不倫  
詩羔羊素絲五絨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  
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

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為即爵弁服是也按弁  
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  
也玄端三也玄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玄端即  
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  
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玄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即  
玄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  
也眠朝則皮弁服二也凡何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即  
爵弁服也冠弁服即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  
朝服也素衣麤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  
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  
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湖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  
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  
衣黃冠之野夫草服黃衣狐裘之為韋弁服詩正義  
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故申之如此難者曰儀  
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曰韋弁服即爵弁服但  
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依陳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為  
緇衣韋弁服以為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為韎韐衣是

鄭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土玄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草弁服蓋用韎韍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為朝服緇衣玄裳為立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取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衣黃取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赤與黃卽是纁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亦與黃卽是纁色古錄曰論語三名也是纁與黃相類又何疑乎金鶚大夫士以為朝服而助祭於君及自祭家廟皆服之素衣麕裘以為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及大蜡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用之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妖好紕吐蘇賦譏黜黷齷齪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古人

論語古注彙箋

卷五

鄉黨

五

之服冕為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玄未有用黃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必取乎玄黃冠乃象地而不象天與法象相悖必為古人之所賤也此特以象草木黃落別有取義故不為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也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蜡祭饗先嗇司嗇等八神而於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主之而五祀蓋四方百物之神也蜡之祭天子諸侯非之而息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冠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重服類聚必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韍為弁又以為衣裳韎為赤黑色玉藻云一命緇韍鄭注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土冠禮韎韍給鄭注緇

論語注

卷五

鄉黨

五

歛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以象大赤也  
 兵所以闢上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也  
 則弁用赤色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金象地也  
 疏云兵事練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  
 年傳云賦之狐裘敗戎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  
 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鄭注  
 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亦用黃衣狐裘也凡  
 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  
 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同衣用狐黃裘色  
 而兼黃與青相近亦自宜矣小雅云彼都人士  
 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黃當爲玄端服之裘黻黼天子諸侯以玄端  
 爲狐青裘大夫士冠昏等禮服玄端當爲狐黃  
 計臆黻黼黻者蓋狐以白爲上狐青次之狐黃  
 之諸禮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自  
 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綱服黻黼黻黻服准  
 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  
 不必與上服相合而禘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  
 裘亦禘以黃衣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黃衣而  
 時禮記縮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  
 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黃然取溫裕  
 已是以爲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  
 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  
 明指爲土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爵  
 者非庶人也孔爲此說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  
 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縮  
 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  
 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狐黃裘非  
 之裘則必爲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深衣燕  
 當用狐黃裘也檜風云羔裘迨遙狐裘以朝鄭  
 謂黃衣狐裘也檜風云羔裘迨遙狐裘以朝鄭  
 此爲黃衣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經文羔裘大蜡  
 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  
 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服燕祭服朝諸侯  
 燕居

論語古注集覽

卷五

鄉黨

五

當以狐青裘大蜡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  
 之也孔疏謂知非狐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  
 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羸謂狐青麕裘之屬然  
 則狐青乃是人功羸惡之裘檜君好潔必不服之不  
 知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為王之裘其裘甚美若天  
 成者故謂之良功裘諸裘言之羔裘亦在其中鄭注非  
 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羔裘亦在其中鄭注非  
 是然以狐青與麕裘並舉麕裘為皮弁服之裘其裘  
 自貴豈得謂狐青麕裘惡邪考狐青為爵弁服之裘  
 以立綉衣檜君好絮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  
 者檜君必不服之也然則狐裘以朝非黃衣狐裘明  
 矣又曰或曰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皮弁服本白下  
 又云素服者明非常此即司服大札大荒素服玉藻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同也其黃衣黃冠下云黃衣  
 草服也又云緝氏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然則此黃衣  
 不可為狐裘上褐衣亦猶素服送終不與尋常皮弁  
 服同而說論語者非矣玉藻言君衣狐白裘非盡狐  
 白也下云錦衣狐裘是矣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左傳賦之狐裘幽風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皆是矣豈  
 必息民用之下云狐貉之厚以居則為私居之裘審  
 矣下言其用此辨其類從耳玉藻云犬羊之裘居  
 不褐不文飾也則狐裘有文飾宜有褐矣以其私居  
 裘裘故序三者在下而**褻裘長短右袂**釋文袂等鄉  
 下文即云褻裘之制**褻裘長短右袂**面世反等鄉  
 圖考曰褻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褐注  
 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  
 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行禮時  
 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  
 衣深衣即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褐則褻裘亦不  
 衣深衣論語釋故曰褻裘之外袍則亦得禮記袍必有  
 衣表裘不入公門則褻裘亦必有表之者襲裘長說  
 文引作結衣長維城案下衣狐貉之厚以居鄭注謂  
 在家以接賓客王肅以褻服為私居之服狐貉服於  
 私居即褻裘江說是也第既記長又記厚鄉黨何獨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五

詳於藝裘邪許君所偁為古文論語此製裘當從古

文作結衣與下寢衣為一類說文結下無釋義疑古

通用莢禮記檀弓注製衣非上服足利本上作正見

山井鼎七經攷文論語後錄曰結衣者釋詩與子同

釋箋云釋結衣近污垢是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

或謂之鄙袒或曰羞袒亦以結為製惟段氏據玉篇

廣韻補注云衣堅也謂衣堅者今蘇州人所謂勤著

許引論語結衣長乃同音假借不以為古文論語恐

非袂說文云袖也短右袂者釋故云凡衣之制袂皆

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為二尺三

寸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謂肘以前反詘之

得尺二寸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

衣之袂揜一尺此秋之定制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短衣袂者蓋無反詘之尺二寸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半釋文長一注鄭曰今小臥被府疏箋說文被寢

身有半許鄭義同潛研堂答問曰被以掩身故取其

長論語稽求篇曰寢衣即被誰無寢衣而曰必有何

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有半者寢衣所同長身

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製裘長短右袂製裘

所同製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

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夜曰衣者

書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

必加寢字以別之求古錄曰此當在表而出之衣

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非謹疾之

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說文衾大破

則寢衣當為小被小星傳云抱衾與稠毛傳云稠禪

被也稠為禪被則衾為復被可知蓋禪而小者曰被

日寢衣其復而大者曰衾衾可當暑之事則被者



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集解○釋文箋說

引此文詩幽風正義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

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口口鳳氏韶經說曰論語居

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据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

厚以居為坐義良是余廣其說曰居必遷坐之居亦

坐也遷坐之坐乃坐之處耳寢不尸居不容以玉藻

居恆當戶寢恆東首例之居亦謂坐檀弓當戶而坐

當戶為對戶謂坐室中東北隅而對西南之戶與居

恆當戶同義維城案焦贛易林泰之井曰狐貉載剝

徙温厚蓐似即用此而以蓐代居左文七年傳秣馬

蓐食漢書韓信傳張晏注未起而牀蓐去喪無所不

中食則蓐即褥也是漢儒已有此義去喪無所不

佩釋文去喪起呂反不禮記玉藻曰几帶必有佩

佩字或从玉旁非玉唯喪否問傳曰中月而

禪禪而織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

采纓也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佩說文大帶

佩也从人从凡从巾徐鉉曰俗作珮非玉藻曰象有

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

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為環廣

五寸以綦組為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

佩德佩及事佩示己無德事也鄉黨圖考曰言去喪

無所不佩則瑞攻之玉鶻燧之屬皆佩之矣佩象環

在去魯之後非帷裳必殺之注鄭曰帷裳謂朝祭之

或當如疏說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喪

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

無殺也

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疏謂深衣裳

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為衽故鄭注云衽為裳幅

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

集解○釋文非帷位悲禮記深衣曰制十反必殺色界反注同有二幅以應十有

裁為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為四幅寬頭向  
 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  
 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鈎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  
 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者非帷裳必殺之以當裳  
 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服玄端皆殊衣  
 不用辟積也論語釋故曰冕弁服朝服玄端皆殊衣  
 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削一寸以  
 為縫則下齊一丈四尺其要中為裝積無數使其長  
 得下齊之半此帷裳之制也其非帷裳則連衣裳為  
 之其幅十有二前各六寸四幅各廣九寸兩旁為  
 衽使上銳而下廣一尺八寸合十二幅下齊一丈四  
 尺四寸而要中七尺二寸縷紳上屬故深衣曰要縫  
 半下至藻曰深衣四袂縫齊倍要也殺者殺其當旁  
 之衽非幅幅殺之非帷裳之衣深衣一也大夫士夕  
 時所著之衣中衣即禡衣二也縹衣素衣之屬祿衣  
 三也黑色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則長如深衣  
 而純以素其外則袍繭裕  
 褶緜裕皆如深衣之制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鄭曰

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

穀梁僖三箋弁服釋例曰

冠者易之而已不云朝服而云羔裘玄冠者明有不  
 羔裘玄冠者喪大記服男女改注曰為賓客來問病  
 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以上羔裘玄冠者也庶  
 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玄冠者則易以深衣既夕禮  
 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纓服深衣是也其本服深衣者  
 則不易經文於羔裘玄冠下加一者字特以別於深  
 衣之不易爾又曰玄冠縹冠也後漢書委貌以皁冠  
 為之最合古制士冠禮及郊特牲皆言縹布冠既冠  
 而敝則知士常冠不用縹布矣玉藻縹冠玄冠子冠  
 之冠也玄冠縹武不用縹之服也廣雅縹細縹也縹  
 玄武冠用白縹則武用黑縹明矣玄冠縹武用白  
 縹則冠用黑縹明矣以前朝服玄冠縹武用白縹  
 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玄冠縹武用白縹則改襲  
 裘而經帶其辭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為皮弁  
 弁服變玄冠為弁經或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弁  
 服為衰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

成也之後往則錫衰是也說引難服凡弔事

弁經服雜記凡弁經其衰修袂注弁經服者弔服也

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經而玄冠

朝服賈喪服記疏天子常弁經諸侯卿大夫當事大

斂小斂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

矣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也小斂則改襲而加

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武冠玄冠此弔者

武與帶經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玄冠此弔者

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玄冠朝服通大夫士一也賈

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經既與喪大記經

注不合又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

裘帶經而入所謂襲裘襲朝服之裘也所謂經加經

於玄冠也非弁經也緇絺絺如喪服記疏謂小

斂已當弁經則子游於小斂時玄冠加經不弁經即

為非禮曾子又安得云夫夫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

疏之誤禮箋曰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

加經與衰成視主人為節末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

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立冠朝服既小斂天子

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

立冠為素委貌冠加經焉凡弁經各以其等為之弁

師掌其禁令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

弁釋鴈駐臥小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

子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疑衰為大夫士疑衰諸

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雜

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明聞喪哭

者在殯成服之後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

也爵弁經紵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經所謂王之

弁經弁而加環經者也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

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喪服小記諸

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經者謂破弁謂錫衰

誤故錫衰總衰疑衰名為弁經則諸侯卿大夫弔服

兼舉內外之辭謂謂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

皮弁加經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大夫未成服

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經天子諸侯卿大夫

弁經異等如此士禮異者於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

記主人卽位襲經帶踊乃奠也者奠裘加武帶經與  
 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  
 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鄭君謂  
 卽疑衰此既殯弔服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  
 之謂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  
 夫及卿大夫相爲服皆素弁除之諸侯卿大夫士及  
 士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  
 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經帶皆如弔服喪服記曰  
 朋友麻著其羣居則經而已婦人服鄭君釋檀弓爵  
 弁經紉衣云麻不加於采經爲衍字榜謂雜記麻不  
 加於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  
 纁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經易大  
 帶爲麻者不紳聘禮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  
 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於采與爵弁加經異義爵  
 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  
 般人冢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般冢夏收證之則弁

經葛者亦爵弁  
 加經可互明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  
 鄭曰朝服皮弁

服曾子問禮學厄言曰侯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  
 正義

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記皮  
 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爲天子之朝

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纁  
 衣非皮弁素積也蓋魯旣不告朔於大廟則朔朝與

常朝無異君旣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  
 亦猶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

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  
 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

亦朝服之非也注疏鄭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  
 焉言國未能復古視朔之道則已亦不致充其服故

相隨而冠弁也朝服之禮在盛衰臆社不致充其服  
 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朝而朝服

言也惟詰朋而朝服與禮亦異故記之必言論語駢枝曰吉  
 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

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鄉黨

十

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朔亦謂之聽朔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為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為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于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于廟朝于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經義述聞曰吉月當為告月之譌縉衣引尹吉曰鄭注吉當為告案告字从牛隸書牛字或作牛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而譌吉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

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乃得經義孔注曰吉月月朔也則所據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為吉月者主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吉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齊必有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譌矣

**明衣布** 釋文齊必本或作筮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舊

自潔清也以布為之論語釋故曰士喪禮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股縵縵緇縵純此襲尸之明衣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修云他衣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衣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為齊制之歟論語蒞質曰明衣所為齊者之遺衣曰明者神明之也祭誼曰齊之日思其尸也思其笑語思其志慮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蓋於是設明衣目象其

神則思尤媯壹而見尤親切矣布蓋十五升之布也  
因上文秣記衣服之制而坳記此維城案禮記中庸  
云設其裳衣鄭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中庸雖言  
武王周公之達孝諸侯大夫士當亦同之故江以明  
衣為所為齊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釋文遷坐如字  
者之遺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范甯才臥反 **箋**

齊必變食者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  
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論語後錄曰古  
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  
殺牲盛饌日舉朝舉則日中夕餽其餘矣唯齊日  
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潔清之義也所謂變食  
論語釋故曰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  
去子之變食或特牲而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  
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不餽餘焉論語埃質曰自此

禮既夕禮注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賈疏引此文為  
證論語釋故曰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  
寢於外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  
居於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於室尊者恆居與為人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空

子者居不主與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蓋不  
居奧如侍親也餘詳前狐貉之厚以居條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釋文食不音嗣厭精於豔反 **箋** 精說文云  
注及下同膾古外反又作膾 **箋** 擇也詩彼

疏斯稗箋云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  
七疏云九章粟米法云粟五升為糲米三十糲二十七  
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十糲二十七  
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  
文謂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糲舂八斗曰穀與此異釋  
名云鑿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與箋說合維城

案精者對麤而言糲米為麤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  
精詩傳謂彼宜食疏今反食精脾是禮食不厭精  
蓋賅乎鑿及侍御矣膾說文云細切肉也禮少儀曰  
牛與羊魚之腥皆而切之為膾論語釋故曰麋鹿為  
菹野豕為軒皆而切之為膾論語釋故曰麋鹿為  
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醢以柔之注云菹之言腍也  
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  
作之狀以醢與葷菜澆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大夫

燕食有膾無肺有肺無膾夫子為大夫是不必定食  
膾但食膾則以細為美耳厭說文作馱云飽也論語  
俛質曰齊時食必有月食雖精

**敗不食** 釋文饒於冀反字林云飯傷熱溼也央荏央  
冀二反而錫烏適反一音邊字林乙例反魚

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筮**傷熱也釋文云飯傷溼也饒飯  
曰餒本又作餒字書同

熱溼也兼溼言之讀書證疑曰饒也釋文引字林飯傷  
釋名吉實也飯傷溼則實矣故飯室從餒食不下作

噫說文鮑饒魚亦傷溼之名釋文引葛洪云饒與  
鞞爾雅論語後錄云賈山至言作餒古今字錫爾雅

鞞文於介反一音於葛反食敗也而經傳考證云與  
若同猶與也饒錫魚肉皆對舉之詞餒說文作餒云

創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餒禮記內則魚曰作之  
正義引皇侃云作謂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郭

璞爾雅注餒肉爛邢疏据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亡魚  
爛而亡也何注魚爛從內發以肉為內之誤是也論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鄉黨

壹

語後錄曰人饒曰餒內饒也故魚爛亦稱餒敗  
郭璞爾雅注云臭壞說文壞敗也故得互訓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釋文失飪**筮**色惡臭惡那  
而甚反**筮**疏謂飯食及

內顏色香臭變惡者維城案葛洪以饒為餒臭郭璞  
以敗為臭壞鮑魚之肆之臭亦餒之類是上文已言

臭惡而色惡未及則臭惡亦不止此國語所謂赤米  
色惡臭惡也鄉黨圖考謂米色惡朽禮內饗辨腥腥

詩魴魚頰尾魚勞則尾赤謂米色惡朽禮內饗辨腥腥  
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膾羊冷毛而羸羸犬赤

股而躁臊鳥鱧色而沙鳴狸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  
脊而般臂蠶注膾朽木臭也螻蛄臭也內則注膾

惡臭也狸作鬱腐臭也為臭惡是也論語後錄曰色  
惡謂如鳥鱧色臭惡亦舉膾膾為說而云蜀人作羊

膾以臭為美鄙遠之俗則然非至道詳繻轉覲呂  
是二者皆不可食故夫子不食也飪說文云大熟也

爾雅釋器搏者謂之繻米者謂之粲郭疏引論語此  
文釋文引李巡云繻飯淖糜相著也郭注粲飯中有

文釋文引李巡云繻飯淖糜相著也郭注粲飯中有

腥郝氏義疏曰櫛郭音輦非尋音義當作爛孟子云  
糜爛今語云爛熟皆是呂氏春秋本味篇云熟而不  
爛高誘注爛失飪也勝當作勝而讀若生亦通作生  
故玉篇云燖謂半生也生卽勝字之省說文勝不熟  
也燖傷於熟燖傷於生皆爲失飪鄉黨圖考曰爾雅  
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亦爲糜爛半  
熟半腥者謂之燖祭禮腥法上古燖法中古熟之爲  
臉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論語後錄  
曰易鼎卦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  
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鑊  
亨飪之象案鼎上从目下从鼎鼎古文象析木以炊  
卦从上离下巽巽木也离火也离火爲目亨飪者用  
火燒木鼎在其上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  
中四行相適謂之飪飪之言熟也徐揚閔語失之者  
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秩雍卿繩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  
句集解無下儀禮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奎

既夕記疏○釋箋論語偶記曰左傳卜楚邱云食日  
文朝夕如字釋箋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  
沒女寬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  
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  
時也詩蝮蝻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于桑野是  
食夕不食淮南子臨於會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  
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曰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  
亦大略言之其食貴賤有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  
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  
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注藻云諸侯朝服以食  
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  
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  
在朝時日中又餼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味  
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  
朝夕恆食子婦佐餼是也論語稽求篇謂食時爲春  
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  
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  
豚膳膏薺夏宜腍鱸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



鮮羽膳膏膾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  
蓼類恩更卽其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  
春獻鼈屨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味  
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反是其  
卽不時之食歟漢書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  
人不宜供奉論語後錄曰此說較鄭爲長後漢鄧皇  
后紀詔曰傳曰非其制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  
時不食蓋用召義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集解 割爾雅釋言云裂也刑  
解箋疏謂以刀裂之也割不

正者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牢心舌載于所俎舌皆切  
本末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疏云鄉黨孔子云割不  
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禮經釋例曰論語邢疏謂折  
解牲體脊脅臂膊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制不得其正  
則不食也其說甚明卽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臂膊主  
人俎脊脅臂膊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  
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爲割不正矣少牢所俎所  
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啜

氏引鄉黨爲正蓋失之鄉黨圖考謂此記常時之制  
論語瑛質以爲齊時二說不同醬周禮膳夫注謂醢  
醢也禮記內則云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  
脩胝醢脯羹兔醢麋脯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羣  
經補義曰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  
醬如醢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醢而設醢當用醢  
而設醢或醢醢皆不設此家人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之小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焉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釋文食氣如字說文作既云小豎氣說文引作既者  
食也無量音亮沽酒音姑買也論語古義云氣本  
古餼字餼又與既通禮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  
爲餼是既與氣同餼貯作識或諧效論語後錄亦  
云古既氣字同氣卽來氣諸侯之氣若氣肱有聲之  
氣則直氣字不從米也又既亦同噉司馬相如大人  
賦噉瓊華徐廣噉音祈小食噉既噉同也小食卽小  
飯韋昭注漢書呂紀以餐爲小食韓信傳如渑注亦

謂小飯此可互詳古者禮食先食肉而殮謂食載及  
肴及肩也不使勝食既食肉之節歟說文解字氣  
或作籩又作粢既即粢之省機既字通者易月幾望  
苟爽本幾作既既與幾通因之機與既通矣羣經義  
證曰呂氏春秋去己篇味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太  
輓高氏注輓讀曰瀝不勝食氣為瀝病也注禮言量  
者論語後錄云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惟禮言量  
受三升四升又史記淳于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升斗石皆量也故曰惟酒無量不及亂猶前篇云不  
為酒困也沽酒說文沽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酤一  
宿酒也一曰買酒也則沽當為酤之借字詩伐木傳  
酤一宿酒漢書食貨志云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即說  
文兩義所本此與下市脯對文當從後一訓又周禮  
司兵注功沽上下疏沽謂羸惡者為下等也喪服傳  
注沽功靈功也則作沽字亦可通但與市脯意不甚  
對耳市說文云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不撤薑食說  
文無撤字當作徹云去也薑說文作薑云禦食說  
之菜也論語埃質曰薑食食物中有薑者薑與蔥蒜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鄉黨

五

韭蘘皆用以調盃食物殺肝之腥臭者齊忌葷菜蔥  
蒜韭蘘皆葷食物中有之必徹之矣蘘辛而不葷故  
不徹不多食蒞質謂齊時食此必口適故不多陶宏景  
本草注曰今人噉辛蒞物惟此最常故論語云每食  
不徹薑可常食但不可多耳惜抱軒經說曰古者有  
度食之闕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夫  
于闕三士于站一大夫于闕一則未知孔子  
之已有闕與其站也禮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  
葷菜則不徹度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釀或燂燂  
駢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  
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口口蔥韃之類氣皆  
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度薑而已雖常度而以辛善散  
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  
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憚於食尚何待記而後明乎四  
書釋地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  
一例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耶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生曰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

以班賜不畱神惠也集箋祭於公者八侑篇云子入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史記孔子世家亦云郊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王肅曰燔祭肉也禮記祭統曰成王康王尊魯賜之

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據此知

內祭外祭於公之肉也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

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又曰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

臂脯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

肩五箇是也宿左莊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三年傳一宿曰宿

**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

餘也集箋家祭亦有內外禮記祭法云大夫三廟曰

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又曰大夫立三祀

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夫子初為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士後為大夫內祭則有享嘗三廟二廟之食不語寢

內外祭則有祭三祀二祀之肉皆祭肉也

**不言箋**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同陳奐

理有難明必辨論之不已也周禮口口雖疏食菜羹

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寢玉篇作寢

**瓜祭必齊如也注**鄭曰魯讀瓜為必今從古釋文疏

又如字瓜祭古箋禮記雜記云孔子曰少施氏食我

華反魯讀云云箋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

也蓋謂其薄也羹說文作鬻云五味盃羹也或作齏

粥小篆作羹菜艸之可食者內則有雉羹脯羹雜菜

犬羹免羹鵠羹菜羹亦其至薄者瓜說文云瓜也玉

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鄭注上環頭付也孔疏

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上環是靈閉下環是脫

華處也魯讀瓜為必者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象

文作以與瓜相近而誤維城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

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何休通今文充

書所引亦多今文魯論  
魯論直讀瓜爲必非誤  
又有必字故從古讀如  
瓜必祭先是古有此禮  
必而齊如言必也  
齊論衡引作齋  
席不  
下墨子非儒篇哀公迎孔丘  
席不端弗坐割不正不食  
食新序節士篇孔子曰吾  
解字同韓詩外傳九孟子  
坐割不正不食四書考異  
而如寢不言卽以食不語  
類疑錯簡也席不正不坐  
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  
坐盡後食坐盡前論語釋  
或錯上下及食坐而不盡  
鄉黨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季

曰其將坐而正者所以爲禮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  
入爲席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是則席而不正  
即非禮故夫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箋禮記鄉飲  
子不坐也

曰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酒  
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儀禮鄉飲酒禮疏略同論語  
而記云此鄉人飲酒謂黨正蜡祭飲酒禮也所以知然  
者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長周官黨正職云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  
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  
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  
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  
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闕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  
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  
眾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十一

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為立待之謂  
賓可知所謂仲尼與于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  
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飲同得  
為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  
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是也  
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為度雜記  
云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  
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矣所以為  
異於人孳經室集據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  
戶之閉鄭注鄉人鄉大夫也謂此鄉人飲酒即儀禮  
之三年大比主賓賢能說與方說不同禮學巨言云  
子位至大夫於門外鄭君以為不于其儀禮主曰大夫後  
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為不于其儀禮主曰大夫後  
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三說皆可從讀書證  
疑曰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食從鄉鄉亦聲疑解中  
鄉字當讀上聲即饗字饗鄉字通漢書文帝紀專饗  
獨美其福注饗亦作鄉鄭注儀禮少牢饋食饗辭云

饗勸強之也則鄉人者謂勸強人飲酒也此鄉人或  
亦當讀作饗人禮有鄉飲酒無鄉人飲酒論者以族  
師祭脯飲酒當之正泥於下文鄉人雖一例故別施  
議論耳此當與上文飲食一例鄉黨圖考謂此所記  
為鄉人有時會聚飲酒釋故本之謂鄉飲酒之禮賓  
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  
後此云夫子杖者出斯出矣則他人有不出者故知  
非禮飲禮器周禮其猶釀與注合錢飲酒族長無飲  
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其醑周禮族師注云族長無飲  
酒之禮因祭醑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釀  
為說亦醑之類又詩瓠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  
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  
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菹葉而飲之乃依土  
禮立賓主獻酬此鄉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立一義雖非正鄉人儼朝服而立于阼階注鄭曰儼  
解亦自可通

魯讀為獻今從古文釋  
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

鬼禮記月令正義○釋文人難戶多反魯讀云

漢書禮儀志注引譙周注卻之也以葦矢難謂執兵以

有難卻也說文難行有節服立於人難聲非此義禮記

郊特牲謂時難索室毆逐強鬼也禮注蓋合古書

強存室神之後錄曰正義大夫朝服也祭故用祭服

論語古者難與獻聲同難亦作鄉周禮占夢注古書

難或為難杜子春讀難問之難其字當為難是也讀

古讎獻同字陳鱣據郊特牲汁獻況於醜酒注獻讀

當為莎齊人語聲之誤也謂魯論獻為讎字聲近之

誤故鄭從古作讎是也弁服釋例曰匡謬正俗云鄉

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注云徐仙民音禡為

強鬼也則禡自為強鬼之名論語鄉人讎注云毆逐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究

疫鬼即月令所謂難陰氣也則讎自為攘祭之名郊

特牲言鄉人禡言於讎時毆逐疫鬼又兼毆逐禡鬼

故即禡名祭也說文禡道上祭也致急就篇謁禡

塞禡鬼神寵顏師古注禡道上祭也王伯厚補注

一曰道神周禮注衍祭義之道中如今祭殤司巫注

就巫下禡音傷郊特牲鄉人禡注強鬼據伯厚此

注則郊特牲注所云禡強鬼與說文所云道上祭謂

蓋毆逐強鬼而祭之於道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

死於國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

今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鄉人禡此

強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恐其震驚先祖而朝服臨

廟固其宜也鄉黨之讎主於讎陰氣張平子東京賦

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引續漢書曰讎持

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駟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

續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十

立於廟之階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  
 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士入廟立端大夫入  
 廟朝服孔子為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入廟也  
 廟朝服孔子為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入廟也  
 出士牛以送寒氣也凡難達秋天子難達秋天子  
 難惟季冬難貴賤皆得為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  
 氏祗曰狂夫四人名其職要亦胥徒之屬其曰命  
 有司者大難通于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難亦其一事如今時出  
 牛各郡太守必盛儀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  
 禮以大難出土牛為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  
 郊為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从禘文異義同謂  
 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毆疫比戶為之至孔子家  
 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疏以  
 為季春之難失之維城案續漢書禮儀志云先臘一  
 日大儺謂之逐疫注漢舊儀曰顛頊氏有三子生而  
 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

蠹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滬庚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  
 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  
 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  
 新蓋惟季冬為大儺故後世惟季冬行之而季春仲  
 秋皆不儺任氏鍾氏說是也詐說文云主階也據釋  
 文陸本阼下無階字經義雜記曰郊特牲孔子朝服  
 立於阼知禮記文與古本論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  
 語同則或有階字者非  
 之箋皇疏問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羣經義證  
 君之謂邢疏引曲禮曰問皇疏義曲且筭筭問人者操  
 以受命如使之容為證哉匡考古錄曰詩雜佩以問  
 之曲禮所云荀苴盛魚肉筭筭盛飯食二者祗可施  
 之同國若珩璜琚瑀及弓劍之屬皆可遠及故左傳  
 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使問莒多以琴又二十六年衛  
 出公使以弓問子貢一由齊至魯一由衛至魯問人  
 於他邦蓋指此維城案周禮庖人之膳鱸腊人之乾  
 肉皆可及遠又左傳哀二十年吳王與楚隆一筭珠

則苞苴箝筒亦有可通問他邦者但不得以曲禮所言概之耳再拜段玉裁經韻樓集釋拜云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注則引下文康子饋藥拜為證下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則一拜

**而受之曰正未達不敢嘗**  
釋文饋藥其愧反拜而受之

**箋**說文饋餉也藥治病州嘗口味之也周禮醫師聚

多毒疏謂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辛苦者藥之物恆

則無毒者謂人多芎藭之類是也維城案藥得其當

非深於醫理達於藥性者不當則不毒者亦能害人此

嘗也**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

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集解○釋文廋久又反夫子家廋也王弼

曰公廋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絕**箋**說文廋馬舍也

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賤畜許又反**箋**從廣設聲李涪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刑誤曰馬廋字皆書廋字廋字從受既字从无經史

中無此廋字受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廋庫若

从无卽失武事之意家廋公廋鄭王之說不同禮記

雜記云廋焚孔子鄉人為火來者拜之說同禮記

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為火來者拜之土壹大夫

廋焚孔子鄉人為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廋矣故鄭

朝禮記云鄉人為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廋矣故鄭

朝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章云魯廋焚孔子罷

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不合而為

王弼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為大司寇國

廋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

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

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

貳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既為國廋何獨孔子之

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

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論語偶記曰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日退則退朝

明是退至於家果屬公廋出朝時便可致問且公廋



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  
馬亦非可輕記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說非是錢塔  
陳鱣並從鄭說經讀考異曰楊雄太僕箴廢焚問人  
仲尼深醜箴言問人為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  
授讀必有其自是仁民愛物義得兩盡从古讀為正  
文推義尤於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盡从古讀為正  
是從釋文後一讀蓋讀不為否也李氏刊誤則謂先  
問人後問馬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  
惟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以垂範且傷人乎謂是  
問之辭四書考異亦據鹽鐵論問人不問馬謂漢  
人亦但以不字下屬未嘗作否君賜食必正席先嘗  
音是也陸氏後一讀不可從

**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注鄭曰魯讀**

**生為牲今從古**釋文賜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箋說

腥星見食豕合肉生小息肉也賜生魯讀云云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三

案腥本星見食豕借以為腥故經凡腥皆作腥維城  
文不熟之義顯然自經典借腥為腥後世遂不知腥  
為借字其誤甚矣熟說文作朝云食飪也薦爾雅釋  
諸祖考也畜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論語釋故曰天  
官內饗凡王之好賜肉則饗人共之此賜食謂好賜  
也賜腥賜生皆不見于經又聘禮致殮肉饋生牲也  
平歸饗饋飪一牢腥二牢饋二牢飪之禮假器于大夫  
記曰賜饗惟羹飪一牢腥二牢饋二牢飪之禮假器于大夫  
盼肉及廋車注云腥餼不祭與此異蓋彼為大禮三  
者一時俱致則薦腥此尋常小賜禮熟食非牢故不  
祭腥或牲故祭則薦腥也君賜腥即禮所主聘禮言之云  
君賜食即禮所謂餼也維城案聘禮注性殺曰饗生曰餼  
生即禮所謂餼也維城案聘禮注性殺曰饗生曰餼  
又饗注云謂飪與腥則無論已亨未亨凡已殺者統  
謂之饗矣是記所謂賜腥一牢又云腥餼不祭餼為生牲則不  
注以羹飪為飪一牢又云腥餼不祭餼為生牲則不

祭或如夫子之心畜未可知而祭飪不祭腥則正與此文相反疑羹飪指腥者言羹之熱而後薦也十介不祭以初行不釋幣于禩非謂無飪也方與此文相合釋例意當如此否則凌氏深於禮經豈其忘卻聘禮記賜饗一節鄭義與此文相反乎當不然矣性說文云牛完全是牲之本義為牛完全而君賜不從古作生也

**侍食於君** 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也

集解○釋文先飯扶晚反注同若為君嘗食然一本作

若為君嘗食儀禮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則然

然為于偽反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也

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

此謂君與之禮食禮記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

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注雖見賓客

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飲而俟之君食而

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二義相成鄉黨圖

考云此侍食於君是君以容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鄉黨

七

食容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略之刑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容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蓋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故江氏云然論語釋故取其說論語後錄云此侍食是君以容禮待之者依玉藻以容禮待之者玉藻止言命此言君當祭此反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藻止言命此言君自祭禮以互通矣羣經識小云此言君祭是以前言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之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是也公退于箱不共食其小禮食則君賜大夫禮是也公退于箱不共食其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容之則非禮食二疾君視之者皆謂之侍食則此節宜兼此二義矣

**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

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集解○釋文東首手又反注同地木或作拖徒我

反又勅佐反紳音申南牖由久反不衣於既反

禮記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

即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士疏以喪大記三問

謂君自行此無算謂遣使則大夫士疾君固有親視

之禮矣東首加朝服地紳者玉藻云君子寢恆東首

注首生氣也鄉黨圖考云曲禮曰請衽何趾蓋亦有

意所便安之時至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維城

案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衣加

新衣注謂君來視之時也則江氏以東首主疾病說

是矣注又云病者恆居北墉下也論語後錄云鄭意

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論語後錄云鄭意

未了言恆居北墉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

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安車駟馬迎勝稱疾篤為

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地紳使者入戶西

行南面立致語是其證陸本朝服地紳使者入戶西

也龔勝傳作地說文云曳也是地當為正字袍云襜

疑通借字拖地皆俗字也紳說文云大帶也君命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吉

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

隨之集箋說文駕馬在軌中禮記玉藻曰凡君召在

命也與此注合論語後錄曰駕者車也言駕是在

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入

大廟每事問注鄭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集

○釋文大箋陳鱣曰邢本無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

廟音太箋此注今從皇本朋友死無所歸故

殯釋文我殯箋呼而殯之禮記檀弓云賓客至無所

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德論引

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朋友之饋雖車

殯論語後錄云此合論語檀弓為一朋友之饋雖車

馬非祭肉不拜箋禮記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云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神練  
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  
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  
牢云云覬禮記不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鄉  
黨圖考曰饋祭肉占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  
受言再拜稽首者饋尊者之辭平敵當再拜不稽首  
維城案受之之禮當亦如饋朋友為平敵夫子之拜  
當亦再拜不稽首例以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之  
文則當云非祭肉不再拜而此不云不再拜者  
蓋恐疑朋友車馬之饋之拜故但云不拜也

**尸注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集解  
尸說

文云陳也象臥之形許云象臥而經云寢不尸義似  
相反故包以尸為死人道作屍也說文屍終主从尸  
从死經義雜記曰尸當作弟為尸之尸與下文客字  
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必執是禮包注非是山  
陽汪廷居不容釋文居不容苦百反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十一 韋

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為室  
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邢  
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  
當從陸氏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客讀書叢錄曰大戴  
禮衛將軍文子篇在賓如客說文憲敬也皆謂客為  
敬則作客本是論語補疏曰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  
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

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 **見齊衰者雖狎**

**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喪必以貌注**鄭曰魯讀弁為

**冕今從古**釋文 周生曰衰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也

○釋文齊衰吐雷反雖狎戶甲 **筮** 齊衰瞽者並見子  
反見冕鄭本作弁謂數色角反 **筮** 平篇狎說文云大  
可習也段注引伸為月相習之傅鄭曲禮注云習也  
近也此蓋謂素所近習者冕四書釋地云孤卿大夫  
之冠也或希或立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  
孔子所得燕見哉此不必真見但當服此者邢昺以

見大夫疏見冕者得之江都注中經義知新錄亦云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時此謂位為大夫得服立之祿伐冰之家耳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鄭曰**

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文箋式曲學篇注箋禮尸

必式疏謂斝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為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故詩云荷重較兮也又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也式之象如此版周禮司民注今戶籍也

曲禮負斂注負謂置之於背經傳攷證曰負版當讀如雖負販者必有剪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

方與雖狎必變雖與有盛饌必變色而作箋說文箋具食也

饌簞或從異 **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

論語古注彙箋

卷五

鄉黨

美

**為烈也** 集解○釋文迅雷音信又音峻箋迅說文云疾也此與禮記

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文異義同故彼注亦云敬天之怒論語補疏曰風雷之來既疾急而至於

也維城案爾雅釋天云疾雷為霆霓即迅雷也尚書大傳天無別風淮南別為列之誤

**升車必正立執綏**

**注周生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 集解○說文云車

釋故曰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皆繫於車少儀執君之乘車

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曲禮君車已駕僕取貳綏跪乘大夫以下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少儀僕於君子升下則

授綏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正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

之是則正立執綏蓋謂僕人方授時耳升車王履乘

石觀頰諸尸乘以几觀曲注謂尊者慎也而大夫士  
所履以乘者不見於經鄉黨圖考謂孔子升車必正  
立執綬則是履地而升車中不內顧注包日與中不  
蓋不敢同於尊者也

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柅旁視不過騎轂也集魯讀車

中內顧今從古釋文車中不內顧音故魯讀云云輿

輶輪於倚反又居張衡東京賦夫君人者駐纜塞

綺反轂古木反耳車中不內顧薛綜注內顧謂

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綬車中不內顧盧文弼鍾山札

記曰魯論作內顧無不字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

字此但知今本而不知魯論本也賦之車中內顧與

駟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

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於容段若膺云觀此

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即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七

正立古位立通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  
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輶充  
視不顧騎轂與此即包注是包依魯論為說也四書考  
異札樸論語云古訓過庭錄並謂張賦用魯論與盧說  
同鄭所以不從魯論者曲禮云立視五箴式視馬尾  
顧不顧說文云顧還視也故知當有不字漢書成  
帝紀贊注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是也然即  
曲禮所云并包注觀之皆是不外視則魯論作車中  
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箋曲禮云車上不廣效注為若  
亦通不疾言不親指箋自矜廣猶弘也又云不妄指  
注為惑眾疾言與廣效類親指與妄指類故夫子不  
然也漢書成帝紀贊注不疾言者謂輕肆也不親指  
者為惑色斯舉矣注馬日見顏色不善則去之集翔  
下也而後集注周生日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集箋述聞

曰斯猶然也色斯者狀鳥與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  
正相反色斯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  
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  
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漢人多  
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  
而有集色斯而舉議即元賓碑曰翻署色斯竹邑侯  
相張壽碑曰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  
曰色斯輕翔翾然高絮費鳳別碑曰功成事就色斯  
高舉皆與馬義異翔說文云回飛  
也集羣鳥在木上也集羣或省  
曰山梁雌雉時哉

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雉

食梁粟也釋文山梁音良鄭云云時哉一本作時哉  
暫反又如字箋文選七發注引鄭注一下有雌字食  
嗅許又反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作梁三蒼曰好粟曰梁字  
從米不從木與浮梁之梁異雌說文云鳥母也雉有

論語古注彙纂

卷五 鄉黨

夫

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鳴雉驚雉秩秩海雉翟山雉翰  
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翟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郛東  
方曰笛北方曰稀西方曰踔爾雅名同而字旁多加  
鳥雌雉而在山梁則意者其翟歟時哉字陸本不重  
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同其與俱同  
經學厄言論語後錄蔽厓考古錄並據呂氏春秋季  
春紀子路拵雉而復釋之謂為執取說文口亦無嗅  
字鼻部有嗅字云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厚篇云  
嗅為嗅之訛故玉篇引論語作嗅也荀子榮辱篇云  
三臭之不食也楊注臭謂飲其氣則又省作臭爾雅  
云鳥曰臭郭注張兩翅湛圍札記論語埃質論語後  
錄據此並云嗅當作臭臭釋文古闕反是臭與臭聲  
義俱別維城案五經文字云說文臭字經典相承作  
嗅論語借臭字為之是唐時本固有作臭者臭具以  
形近而訛唐石經作戛恐亦為形近之訛埃質謂子  
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於雌雉見  
之疑將奠已遂三振掖而起是也故厓考古錄謂子  
路從而執之雌雉方食遂三嗅其梁粟而作也亦勝

何晏謂子路供具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  
說然以爲執之不如浼質但云疎于上尤合上文  
色斯舉矣意也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也鄉黨  
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堯

論語古注集箋卷五終



